



忠烈實錄

96
4913



晉州

壬癸事蹟序

子(12)

家從弟履穉治晉之明
年書報余曰昔在魏蛇
身服之亂晉一毒嶺湖之
徧徧被毒螫而上洛君保
城之功既炳煥於前昌我

諸將士亦後之節又嘉茲
於後宜省立言君子者為
之書其事不遺可為於後
而以其傳錄其卷者不過
招於之餘而亦垢汚刻崇
幾不辨及矣又豈何而廢

滅不可讀也將付剞劂氏因
其垂屬未以弁卷之文豈足人
士之齋願也余聞而太息曰自古
有然張心許遠雖陽之功之烈
何如也而得精文公之筆然後如
藁有與檜腐何幾乎不嘗目

日本史云平秀吉濟山行長誅賊
首皆天地間之百姓非戾業所鍾
橫行海國屠殺多性多亦周吉
若博野甲兵禦暴之資所謂明
曉明道我理而已又昂乎數百年
等不及于戈故禁一相相薄也

決呂梁而臨臨而宜者及莖寸總
之校標者惟彼上流乃能臨機運
策嬰守孤城終其封豕備亂以
毒而卻使公在者必將塔城池治
甲兵不憂金湯之固豈或因兩博
恢揚鶴之威至於此極也噫公

之發天也蓋我國一時事之圖也故
其小人主居無生樂去學故為動
得用於厲為君子皆紐於宴安
寗慢之災而顏色不變粵籍壬
辰以前倭虜蚤現乾象昭云之
陳高密告之哲人炳歲滌血叫閭

志以商之吳其當時者將相少
亦以堯士之宏精選將才廣募勇
敵唯城深溝塹帑器乙亥之備
清別秀斌致穆得必不敵海
睇所此人也此天也可腹痛恨
也哉此則是書此也於一州之

事蹟將為後世在統可少之
歟吾弟請之真如所務矣

辛卯四月下泮發仕奉

朝奠湖泉金履陽序

忠烈實錄跋

本院故有誌皆謄寫也歲久蠹破字畫間多殘缺忠
臣義士孝子烈婦扶絛常樹風聲之往蹟將至於無
所攷徵且 御製得邛銘炳若日星勒之石面非不
堅緻而未及百年龜剝苔生至若故兵相崔公鎮漢
之初祠顛末安公禰之助享節目大有功於勸忠廉
節而皆不可泯滅者也金文簡公義淳劃給院生使
之朔望焚香趙兵相文彥重修院宇以至門墻無不
一新此皆當世之盛事後來之所瞻仰也今院任鄭
德善喜汝尹台權達卿撫拾遺誌間補所漏而付之
剞劂氏以壽其傳吁亦可尚也已

崇禎二百四年辛卯四月下泮晉州後學河錫文

益城金周翰

忠烈實錄後識

後學咸陽朴東貞謹識

錄奮無刊鄉君子始斯役也懼忠烈之泯其實也按諸公當倭寇陸梁時其為國誓死之忠同心戮力之義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山岳不足為高及其城陷時同日投水視古之殉節者尤可偉矣之功之蹟必多可稽文獻不足未盡披實是可慨也已然文獻不足於其忠烈有何損益褒崇 恩典 列聖朝已盡之不必以多文為羨也今於刊錄僉君子及不倭遵舊錄撮編次記其實而寓感焉

忠烈實錄目錄

卷之一

記

守城記

陷城記

疏

請贈職疏批附

啓

請額啓

請春秋享禮 啓批附

得印 啓

請贈職定位次設齋室 啓并回 啓文狀

義巖事蹟碑銘附詩二首

卷之二

狀

兩祠宇修改先報備邊司狀

碑文

御製得印銘

印銘碑文

旌忠壇碑銘并序

全城郤敵碑銘并序

旌忠壇祠宇重修碑銘并序

詩

題金將軍大捷碑後

哀三忠祠

彰烈祠 致祭後感吟二首

真蠶石樓奉傳古印于兵相感吟

次禮官感吟二首

旌忠堂感古

祭文

得印後 致祭文 附朝報

祭黃節度文

祭崔節度文

祭東西位文

祭忠愍祠金公文

祭彰烈祠金公黃公崔公文

祭東西位文

祭上洛君金公文二首

祠宇重修後告由文

忠愍祠 致祭文

彰烈祠 致祭文

旌忠壇祠宇重修記文

彰烈祠 贈職奉安文

位次改定告由文

享禮付士林呈單文

忠愍祠告 享文

彰烈祠告 享文

祠宇重修文三章

門牆新建文

忠愍彰烈兩祠東西祠列位圖

禮曹完文

忠愍彰烈兩祠助 享節目

諸賢事蹟實錄附補遺

八域誌

壬辰州為倭陷倡義使金平鑑兵使崔慶會死而士
人立祠祀之而 朝家 賜額忠烈祠 肅廟朝牧
使某欲重修廟宇請助兵使使不肯牧使獨指揮修
廟夜夢諸武將致謝且曰公文官而尚念吾輩被武
將不之顧當治其罪及曉聞兵使暴卒云可異牧使
洪景瀛

祭服秩

祭服八領 巾八件 帶八件 襪八部 黑皮

鞋八部

祭器秩

銅方器六坐具蓋并十二隻 銅圓器五十四坐
具蓋一百八隻 銅爵四十坐 銅臺十六 木
臺二十四 銅香爐八坐具蓋 銅香檯八坐具
蓋 銅燭臺八隻 銅鈎只四柄 木登六十三
坐具蓋 竹籩一百四十五坐具蓋 幣筐六坐
具蓋 白沙樽四坐具蓋 沙甌六坐具蓋 竹
籠六隻具蓋 牲匣六具蓋 牲床二十四 冪

四併裹苧布 祭床四坐 祝文板二坐 揮帳
 一件五幅付每幅十五尺五寸式 揮帳一件五
 幅付每幅十尺式 遮日一浮十九幅付每幅二
 十尺五寸式 遮日一浮十五幅付每幅十七尺
 五寸式 貼酒袋一件十九尺 貼酒袋一件九
 尺 斗地一坐具鎖金 大櫃子一坐具鎖金
 尋院錄冊一件 膳錄冊一件 交來三柄 朴
 古里三 周舉二柄 甌本二
 忠愍祠內鋪陳一浮草席十二立付 退廳鋪陳一
 浮草席十一立半付 典祀廳鋪陳一浮草席十
 一立付

彰烈祠內鋪陳一浮草席十五立半付 退廳鋪陳
 一浮草席十一立付
 東廡鋪陳一浮草席十九立半付
 西廡鋪陳一浮草席十九立半付
 營建秩
 忠愍祠神門三間 俠門一間
 彰烈祠神門三間 俠門一間
 典祀廳四間 齋室七間 祭器庫二間 守僕
 所接舍五間 大門三間 兩祠及典祀廳齋室
 四面墻垣一一改築次 庫舍六間 祭服八盛
 櫃子一坐具鎖 容八物力合錢七百九十二兩

三斗二分 米十一石五斗 租八十五石十四

斗四分

右載該秩有序可稽為備後藉修移

齋下

慶尚右兵使崔鎮漢

忠烈實錄卷之一

已

守城記

萬曆二十年壬辰即我 宣祖大王之二十五年也
倭酋秀吉遣其將平秀家等領兵來寇平行長率平
義智平調信等為先鋒過海陷釜山是四月十三日
也翌朝入東萊城府使宋象賢死之賊兵乘勝長驅
所向焚掠密陽府使朴晉欲遮截中路以眾寡不敵
未能焉諸將望風奔潰莫敢誰何巡邊使李鎰遇賊
于尚州為其所敗申砬到忠州背嶺州而陣為賊鋒
所觸沒死金灘漢水以南人烟一空先數日 主上

知賊勢甚盛難敵議定西幸告急之計命大臣立
今上為世子監撫軍國諸事晦日曉上奉廟杜主
去京城至松都留二日賊由東路入京城是時金公
諱時敏以晉州判官聞大駕西幸京城既沒設
殿牌於大廳中焚香再拜俯伏慟哭滄流良久劫菴
奮誓而言曰此賊不討國耻何雪此巨子死節之日
於是鄉兵之四散者招集之人士之竄匿者召諭之
繕修城櫓整齊軍律泗川城中兇賊彌漫將逼晉境
公於是領千兵進陣於十水橋北或遣驍騎出沒於
賊屯之傍或設疑兵馳突於賊見之地使賊莫測其
端倪泗賊即移固城公又率精兵數百餘騎潛入鎮

海西林藪中鋪沙於固鎮往來之路朝而視之果有
賊蹤縱橫沙上知固賊與鎮賊相通往來即夜設伏
要路以俟之賊徒果自固城來急擊斬之於是固鎮
兩賊失其相依之勢急投熊川度安昌原恭原之賊
聞而畏之咸聚金海晉陽四境賊鋒已遠矣又聞金
山地孤毛陣圍聚之賊最悍鷲公率精兵出自牛馬
峴遇邏騎於山谷中盡殲之仍移兵知禮縣前與賊
殊死戰大捷之孤毛之賊破膽宵遁錦山茂未分屯
之賊盡撤而還公之威聲振於賊耳公之臨戰也身
先士卒及其金退也身後士卒樂而從之自夏
及秋戰無不勝金鶴峯誠一為時方伯慶其忠勇轉

聞于 行在所陞判官為牧使公與義兵將郭再祐
同聲相應約為唇齒郭公遮截洛江使賊不敢犯境
公東戰北禦使賊不得傍抄賊多憚之謂晉城若拔
他無可虞是年冬十月初五日沿海留屯之賊由咸
安踰魚來嶺焚班城窘圍蠹石城公於是閉門堅守
戒士卒曰毋恐懼毋諠譁各守墨堦賊所為賊雖
多幻汝母勢也汝母怖也惟我與汝受國厚恩得至
今日主辱臣死可國破不死不可我與汝可不可
不可汝母不可士卒咸感泣誓死曰唯命焉公又揀
忠信軍官六十餘人遞番巡城戒士卒無懈或親自
巡視巡視時持酒食以饋之曰汝無渴乎渴則飲之

汝無飢乎飢則食之逐日調糧計口優給士飽而歌
一心而禦笄四日夜半賊中吹角相應公令軍中曰
無輕撓各備禦具以候之賊緣城然後發之猶未晚
也於是三令之五申之俄而賊齊起齊聲齊放身鉉
鐵瓦之落於城中者如雨雹聲無一人中者賊去城
十步許而止城中寂無語聲惟用鍾鼓絲竹聲以示
無懼賊又伐鉅竹作飛樓於城東北放砲其上於是
用大歧箭箴火藥指樓放之樓即破碎仆地賊終不
得逞其術相持五六日勢成蚌蟻難易擊卻而公之
意少無懈弛每以天佑神助默禱於中笄五日義兵
將郭再祐遣勇士沈大承等抄率精銳百餘人乘夜

而進人各持五枝炬羅立飛鳳山上吹角大呼城中
高聲以應之賊徒疑有援兵大至相顧失色第六日
夜半賊又鳴鑼相應公令軍中曰今日非昨日比頂
各嚴其備以候之慎勿虛放矢石食刻賊一時高聲
急赴城底塗城欲上城中包火藥於枯荻投諸賊中
或以湯水注其面或以火石搥其背射矢如雨下無
不中者又選精銳送於北門北曰地勢高危賊必謂
防禦疎虞不無踰越之謀急往觀之賊果設雲梯於
漆林上騎馬鐵面者方馳上欲踰城勇士數人射中
賊背騎馬者顛倒而落諸人繼射之男女爭集轉石
賊不得上由是賊氣摧挫不得迫城而退解圍而去

是日大雷雨晦暝火起賊營奔北而去路上僵尸相
枕皆是爛死者城中鼓噪驩聲動天地猶不開門逐
北者蓋用軍兵窮寇勿逐者也圍城凡六晝夜而與
士卒同甘苦愛之如子軍無叛意賊北時公在新北
門樓上射賊多中中者斃不知流死自何方來落公
額上血流而不動欣躍自若軍民喜其無傷也不幸
因而吟痛月餘不起軍民如喪父母邦國若壞長城
遠近莫不痛傷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主上聞而嘉
之特 贈兵曹判書其前加公以本道兵使有 旨
來到而公已卒矣軍民尤用慟惜公卒之後軍民追
慕之欲立石以誌伐石而未立適兵使南相國以興

莅官之初政平訟理百廢俱興仍詢咨故老曰金公
壬辰年全城卻敵之功不可使泯滅宜勒石以傳後
乃令民記之民謹拜手稽首以進曰嗚呼我侯為國之
忠撫軍之仁用兵之智雖求諸古人未易得也公若
在焉必無祭已陷沒之羞而終致三將為猿鶴萬卒
化沙虫豈耶命耶天意茫茫公諱時敏字勉吾安東
人世居京城伐虜貂蟬追贈領議政封上洛府院君
全城碑

晉州判官金時敏與泗川縣監鄭得說合兵擊固城
鎮海泗川等賊屯賊皆遁時敏引兵守晉州擢時敏
為晉州牧使宣廟寶鑑

金海賊連陷釜山會昌原眾數萬餘不得橫渡昂津
合勢長驅直搗晉陽時敏陞為牧使公移帖勉之
曰牧使家世忠孝厚受國恩當以死報使昆陽郡守
李光岳州判官成守慶前萬戶崔德良權管李續等
協力守禦賊圍城十匝晝夜攻之郭再祐前鋒將沈
大承夜到州北山列炬鼓噪而退固城趙疑道與崔
垺鄭惟敬朱夢龍等擢兵于南江越邊郭再祐令沈
大承宋健道大呼曰金羅義兵紅衣將軍明日當來合
軍勦滅汝賊其知之適金羅兵前府使自丹城向薩
川晉州賊到州境望見之與再祐言合即驚走是日
賊欲焚蕩薩川近底湖兵已據不得犯時敏設奇蓄

銳俟其竭以應之圍攻之七日竟不得陷賊之死傷不可勝數賊焚其幕次燒其積尸顛仆而去方賊之衝突也兵使柳崇仁泗川縣監鄭得說加背梁權管宋大清等同日中凡而死

龍蛇錄

羽柴藤元即即秀吉之從侄羽柴秀吉舊姓留屯釜山兵力最強至是合東萊金海之倭三萬餘人入右路又發水軍屯據熊川海濱兩峽間以遏湖南舟師右兵使柳崇仁與藤元即戰于昌原不利收散卒又戰大敗十月初二日戊子藤元即乘勝入咸安六邑兵皆潰前後官軍死者千餘人庚寅賊迫晉州柳崇仁單騎馳到城下呼金時敏開門時敏謂其下曰若

納兵使入城是易主將也節制乖方兩不相能大事去矣遂答崇仁曰賊勢方急嚴城不宜輕開公在外為援可也崇仁還出遇賊與泗川縣監鄭得說加背梁權管宋大清等敗沒於陣鄭得說彎弓左右射殺數十百人而死時年二十八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仁歎曰此計足以完城晉人之福也

中興志

壬辰春有倭虜朝廷擢公授泗川縣監蓋以才勇有是命也赴任未旬日倭已渡海先陷釜山東萊公收縣中兵三百與晉州判官金時敏合兵勦擊收復列邑未幾賊又犯咸安公與昆陽郡守李光岳設伏于茅谷峴橫截賊以綴之八月公詢知賊欲犯本縣

謂衆寡不敵平地不可相搏就境上先據險以遮之
巨濟賊乘虛突至公促兵以還不戰而若將戰者然
使賊專向于我而使老弱男女盡避之一縣無被害
者公嚴兵自持賊自退去十月賊又大至兵使柳崇
仁戰敗于昌原單騎馳至晉州欲入城牧使金時敏
以為兵使若八則是左右都督必有輿尸之兇不許
八公聞警馳赴則亦不許八謂公善騎射使與柳節
度作外援公毅然不憚單騎馳突左右鬪格所殺傷
甚衆賊畏而避之曰白馬將軍蓋公嘗乘白馬故也
戰方酣柳公被創墜馬呼曰鄭公救我公急馳之則
已不可救矣公大呼收散卒欲更戰會日暮士卒無

戰心公氣益勸援弓射賊矢既盡乃手一鐵棍左馳
右突賊益悉衆隨所向圍之急公力竭遂死之壬辰
十月初六日也 鄭柳川家乘

陷城記

癸巳夏賊自平壤敗歸嶺為巢穴賊酋清正憤前之
不利合兵復攻時 天朝以和誘賊 天將之追賊
在嶺南者皆按兵不戰總兵劉綏移檄清正使止兵
游擊沈惟敬力說行長皆不聽 朝廷累下 旨督
諸將進戰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
皆聚宜寧不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
賊皆潰慄命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

謂諸將曰晉密通湖南實為唇齒無晉則無湖南矣
或欲空城避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并力堅守
以遏賊勢諸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尚右兵使崔公
慶會忠清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
張潤等及諸將士十餘人將兵八城時金海府使李
宗仁先八城矣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
人義兵將姜熙悅李潛等繼至救使徐禮元素恒恟
不知兵凡守禦區畫皆出千鎰主客不相能城本四
面據險其東稍平至是部署諸軍分城而守黃進李
宗仁張潤等各率兵往來赴其急約束既定人皆以
死自誓六月二十日賊之先鋒已至州境吳宥李潛

等出城訶賊斬數級而來城中鼓噪千鎰遣梁山孺
乞師於劉緄緄畏賊終不出師其明日賊大至圍城
三匝進薄城下柵竹自蔽從其內發砲元如雨城中
人悉力拒守賊又乘夜進逼東門大呼登城聲震天
地進等擊却之一日賊急攻西北隅幾陷進奮劍督
諸軍登陴射賊賊乃退賊又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
築高阜以當之賊又設板屋置大木上放火烧城中
室屋進用大炮碎之時久雨城一隅潰賊遂乘之金
俊民力戰死之賊又築五亭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
姜希輔死之進乃放火箭焚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
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進乃束火灌油而焚之其後

賊潛來穴城進等殊死戰賊酋一人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進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額而死軍中使潤代進旋又戰死進潤智勇為諸將最而一時皆殞士卒喪氣賊因圮堞蟻附而上宗仁等搏戰救之既已賊趨西北躍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千鎰等在矗石樓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父子崔公慶會梁山濤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奮鉞斫賊力盡而死宗仁將死掖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城既陷軍民皆被屠戮無一人得脫牛馬鷄犬亦不遺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益

忠壇碑

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師入據晉州以抗倭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而官婢論介疑粧靚服立於矗石樓下峭崿之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倭見而悅莫敢近而獨一倭縫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遂抱其倭直投

于潭

兵使崔鎮漢上疏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道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途者皆左右屏跡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為久留計不肯渡海 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營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路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益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八郎古耶見關伯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或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被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

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警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九日也初 朝廷聞賊南下連下 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拒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小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贛從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逼留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

日牒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
昂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凶懼爭出城墮
吊橋死者甚多還渡昂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
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廣崔遠等先向
全羅道推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八晉州賊隨至圍
之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以唐將支待差使負久
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繼二日矣州城本四
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
俯瞰城中列城外竹林作大東環列自蔽以防矢石
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
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

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
黃進守東城戰數日為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
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八城內人方東荆投
石極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
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臺
石樓與崔慶會等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
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
朝廷以千鎰死義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
權慄敢戰不畏賊代命元為元帥劉總兵縫聞晉陷
自八莒馳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
賊亦既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渡海

云 懲案錄

六月二十日馳 啓即刻到付忠清兵使黃進十六日成帖馳報內昌原留賊與金海熊川之賊合勢將向咸安咸安城池淺薄各將所持兵糧僅支數日之用賊若屯據城外高山曠日相持則保守極難故全羅都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贊等相議令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李繼鄭京圻助防將洪季男本道助防將鄭名世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領兵本月十四日發自咸安十五日來陣晉州俄有全羅道捍後將扶安縣監軍官金漢希馳告內昌原瀕漫之賊先鋒十五日未明直越竹嶺已入咸安事進

告又十六日京圻助防將洪季男親自報來言同日卯時咸安來入之賊不知其數出來晉州班城縣屯聚距晉州四十里必是欲犯晉州之計云諸處之賊合勢衝突果如前日被虜人所言故晉州城中諸將方約束把手而全羅兵使及京圻助防則因巡邊使闕率兵向宜寧地此等賊勢緊急緣由稟告於天將急速赴援事牒呈一時到付巡邊使李贊十六日成帖馳報內十五日咸安之賊分散四出江越邊上下焚蕩云云故先遣慶尚左兵使高彥伯使與星州牧使郭再祐合軍把截即見郭再祐馳報賊船百餘隻自鵠院上來到尺堂津下陸去牧使結陣處五里

許安國老家焚蕩故發送義兵軍及左兵使軍使之
勦擊事馳報又左兵使高彥伯馳報內宜寧地五骨
里賊倭先鋒五十餘名焚蕩與星州牧使合軍追擊
事馳報賊勢甚盛四面充斥而諸將皆赴晉州此處
則只有巡邊使左兵使星州牧使而所率軍兵不滿
六百以此備禦無計左道諸將急速起送 天兵亦
為請來緹援事牒呈 懲盜錄

七月初八日馳 啓晉州之陷雖因賊兵浩大而策
應之失亦為可慨 臣在京時聞牧使徐禮元以 天
兵支持差使負來在咸昌即移文以為晉州朝夕將
被兵守城之官豈宜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

聞賊兵已迫然後僅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
置一也且其諸將率客兵多聚城中而無統制之人
各執所見未免紛雜二也諸將當初不量事勢輕為
進陣於咸安及賊兵大至狼狽奔還致賊乘勝三也
鼎津若列軍固守則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
去賊兵水陸俱進晉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鎮
海固城泗川之地賊皆雲合援兵路斷四也諸將崔
遠宣居怡以下所率之軍甚多雖不能直至城下救
援或為疑兵或為夜襲力盡乃已可也而率皆逃避
山谷一不出頭晉州之人日望援至祝手呼天而竟
無一人來援遂至陷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聞 懲盜錄

七月十五日馳啓防禦使金應瑞報內被虜逃
還人私奴萬春招內晉州攻城時在高峯結陣處凡
接戰曲折一一看審則賊晉州城五里外東西北面
及南江越邊凡二十八處結陣其日接戰時倭賊先
為放砲城內之人亦放銃箭賊進迫城下城內人攢
射如雨賊多致死傷還為退陣其日夜三更賊多放
鳥銃鼓噪大呼而城中之人不為搖動笈三日賊伐
取樺松雜草作空石盛土城外三十步許造山四處
又作四層樓閣高九仞許俯瞰城中以為放砲之所
造山造樓時城中人無數發射死者甚多而賊不計
死生死者曳出生者進前不日成之多登其上無數

放砲城中之人小無敵焉懼反示揚揚自得之意賊退
陣笈六日黃昏諸陣之賊咸聚一處城中人放震天
雷三度落於賊中衆賊觀其體樣之際折裂觸死者
不可勝數賊不敢戰還退笈七日城中之人又放銃
箭一度賊亦多死戰數不利將欲退兵更生謀計一
日伐木作板東邊有槐木一倭攀上其木見其城中
虛實後以板于鋪之於城外掘取其下漸就城底笈
八日午時城子三十餘把不意顛落槐木攀上之倭
一吹螺角諸陣倭賊或騎或步一時突進城中人弓
銃鎗劍俱發極力拒戰賊徒冒死踐尸突入守城之
人勢窮力竭退縮一隅賊已入城中彼我交鋒相為

血戰死者不可勝數城中積尸如山彼我相羊而死
我國人溺死浮水者亦不知其幾城陷之日不計男
女兒童盡斃斬殺翌日則殺男子擒女人載船先送
釜山浦諸倭仍留晉州其隣邑如固城河東昆陽等
處日日焚蕩虜掠又明日有騎步倭十名持踏圓印
文書來衆倭聚首爭見曰斯速回兵入國事吾國王
之命云欣欣喜悅又明日羣倭皆向昌原金海去小
人亦隨去因戀家鄉逃來現告云云事牒報又據被
虜逃回人朱義壽招內倭賊於晉州前年退築新城
地形平坦處造作山臺凡八處俯臨城中多放鐵丸
而其山臺東竹遮障不相連續故雖放有字銃箭幸

而得中只為貫穿而已不得摧倒渠之將帥李宗仁
逐日力戰賊束竹乘夜齊立於壕邊矢石不能入因
自束竹之內亂投瓦礫於壕中及城底頃刻顛蕩賊
之著鐵甲者十餘人突進城底將為破城宗仁曰事
急矣即自射臺發大箭射之洞貫七賊賊少退其時
忠清兵使隱於城堞間宗仁射殺七賊喜而起立舉
頭觀望之際鐵丸中頭口貫額仆地即曳去自初被
圍黃進極力備禦至於身擔土石肩背為之出血既
而賊又以大木板作櫃如棺狀外以生牛皮數重累
之載於童車之上賊入其中直推到城下以鐵物毀
城城中亂投蒿艸柴木灌油藝火問間燒燬而擁城

底數三石賊已拔成穴城將額地城中計不知所出之際有一賊持鐵掘錐大呼直進拔出城穴上大石城遂頽落城中又以拒塞木荆棘填塞賊冒死入城而城中之人亦死戰賊幾不能入適倡義使金千鎰之軍守北城聞城毀先為驚動棄城奔走賊望見從北城因以竹梯登城三賊攀堞大呼眾賊四面俱入城不能支李宗仁獨在所守處射矢不撤俄而為鐵丸所中流血淋漓顛仆不省人事義壽扶起不得遂自進云各處馳報及取招之辭雖有詳略而大槩皆同宗仁黃進等力戰殉國之忠尤可歎賞而諸將金千鎰崔慶會等聞城陷亦相携痛哭於龜石樓

上自投崖下而死城中積尸如山三十里內臭不可近而館舍閭閻蕩然一空城堞亦皆夷平懲望錄

疏

請 贈職疏 批并附此似在啓此 兵使崔鎮漢

下文體重故編于此 年月日嘉善大夫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臣崔鎮漢

誠惶誠恐頓首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愚陋賤品决拾末流地分卑微見識窳劣鞅掌職事尚且區畫之不暇實擾

宸嚴何敢僭妄之自干乎惟是尚節慕義之心顯忠遂良之誠素所蓄積于中而不肯自後於人矣茲將隱卒之微忱敢陳燭幽之 聖鑑伏願

殿下澄省而採納焉臣於辛丑年待罪于本道右兵營右兵營即三去壬辰年倡義軍伏穴庭而中有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年久之後未免頽圯故其時所見形止 落聞後修補而審察兩祠位牌則忠愍即壬辰戰亡晉州判官臣 贈領議政金時敏單位牌所奉之祠彰烈即癸巳戰亡慶尚右兵使臣 贈右叅贊崔慶會忠清兵使臣 贈左贊成黃進倡義使臣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臣 贈兵曹判書張潤倡義使從事官臣 贈承旨梁山瑋 贈叅議臣 金象乾巨濟縣令臣 金俊民奮義義兵將臣 姜熙悅鎮海縣監臣 曹慶吉判官臣 崔琦弼義兵將

贈主簿臣 俞瞻生負臣 李郁義兵將臣 姜熙復守門將臣 張漸賢判官臣 朴承男學生臣 河繼先學生臣 崔彥亮復益義兵將臣 高從厚敵愾義兵將臣 李潛金海府使臣 李宗仁右兵營虞侯臣 成穎達僉正臣 尹思復學生臣 李仁民義兵代將臣 孫承先主簿臣 鄭惟敬守門將臣 金太白學生臣 朴安道宣務郎臣 梁濟二十八位牌并享之祠矣臣 次第瞻敬繼以訝惑噫龍蛇之亂列郡風靡鳥伏鼠竄滔滔皆是急病攘夷寥寥無幾而惟彼廿八諸臣一般義膽力盡孤城同日殉節炳然義烈卓乎如彼故表獎之典最先於亂定之初而成秩之禮并享於一廟之中其慰忠

魂樹風聲之道可謂無斂而至於 贈職一欵竊有所未解者同時死事一體祭祀而七人位牌則崇其寵 贈升一名位則獨也蕭條或書行職或書義兵將或書生員或書學生此 臣所以訝惑而未解者也夫諸臣取義既不上下則 朝家褒贈宜無異同而何取何舍或贈或不一視均典似不若是瞻聆差異當復如何嗚呼睢陽當日巡遠之死先後異焉而唐家崇報一體無間者誠以斗許丹血兩箇一腔况此諸臣死不先後而畢境是典同廟而異施者抑獨何哉 臣雖至愚無所知識而區區一念用愍于是乃於壬寅年以并施稟 贈之意枚舉馳 啓則其時籌

司禮 啓以為同時立殪之人多未蒙一體褒 贈者當時 朝議似或出於參酌取舍之意則到今過百年之後不可率爾輕議其說不行其事遂寢 臣誠慨惜而不能自己也 臣請拈出參酌取舍之語而明其不然夫事在疑信之間功有彼此之別然後始可參酌而取舍之矣惟彼諸臣死節之實蹟雖不可盡考而廟焉享之額而榮之者安在於平亂之初則其死之明白可賞不待考蹟而可證之契况且可據實蹟昭載於旌忠壇麗牲之文取考其略則有曰倡義使金千鎰與梁山疇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及姜熙悅等十餘人奮劍斫賊力盡而死

又曰宗仁將死腋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
仁死於此其忠壯氣節有令人髮豎者矣屹然龜頭
日星耀映昭昭赫赫照人耳目則載實之文有不可
誣矣噫當時之立廟并享既出公議中間之刻石齊
芳又是實蹟則諸臣心事之昭著可謂通天地亘古
今而不可疑信於其間矣伊日 朝議亦奚惜死後
之哀 贈巧為參酌而取舍之乎雖彼諫僮之賤苟
有可賞之事則其在酬報之道不當分別而視豈以
諸臣之忠俱辦一樣之節而獨於 贈職之典有何
彼此之異乎事在久遠不可臆料而博採有識之流
傳參以愚臣之淺慮則當亂離甫定之初庶事未遑

之時道臣之馳伏請 贈者未免踈漏之患禮官之
奉 命宣恩者或有忘忽之弊因循至今未能上徹
之致也此豈由於參酌取舍而然哉至於到今過百
年之後不可率爾輕議云者尤有所不然苟有卓卓
之節烈烈之名則雖或湮沒於當時猶且廢揚之異
代矧惟我

聖朝崇獎旌表之方不問於歲月之久近者乎臣不
必旁引而申證請以死節於壬辰而 贈旌於近日
者明之忠清兵使臣成應吉副司果臣李瑋俱是倭
亂殉身之人而乃於百餘歲後八九年前始因其子
孫之呼籲得舉 贈旌之恩典則何獨於此不可輕

卷之六

十九

議乎果若定取舍於當時不輕議於今日寵 贈均
典終始獨斷則彼升一人忠魂義魄不亦寃鬱於冥
冥之中耶此 臣所以激切于心而愍惻于中者也且
臣嘗閱柳夢寅所著野談一冊有曰論介者晉州官
妓也當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師入據晉州以
抗倭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而論介疑粧靚服立於
臺石樓下峭崿之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
悅之皆莫敢近而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
遂抱其倭直投于潭彼官妓淫娼也而視死如歸不
汚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國從賊無他忠
而已倚歎哀哉云夢寅以文章名為此傳頗詳密臣

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嗟異之及到晉營臺石之
下南江之上果有峭石而義崿二字大刻其上 臣訪
於古老則乃是論介殺身殲賊之處而其兩傳說頗
與古記無異 臣見其崿而聞其說不覺義膽之自激
也噫當時之亂屈節賣身者不知幾何人哉而孰謂
一娼妓能辨士君子所難乎昔者薛仁果之降將旁
地仙之復叛也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因刺地仙
而斃之詔封崇義夫人以旌其義夫論介之所成就
詎下於王氏之後哉嗚呼野記一編芳名昭載蒼皇
半面義字不爛而泯沒至今獨無旌義此不但賤臣
之所歎惜實是南士之共咨嗟者也如 臣愚賤地卑

忠烈傳卷之六

十九

言微前日再 啓俱未得行則事不當更為煩瀆而
且 臣所管事務緝劇凡於恤軍賑飢之方尚未自違
則誠知此等事不急於目前非關於分內而猶且不
避猥越妄自論列者哀彼諸臣一妓之取義抱冤而
既無子孫之呼籲終絕 天聰之登澈故不容泯默
而止茲敢冒昧而陳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特於
升一諸臣均施 贈職之典官妓論介亦加旌表之
章用慰抑鬱之規以為激勸之方不勝幸甚 臣無任
激切祈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批附

卿以上疏上送矣省疏具悉當初臣別必有委折義

以品雖存野談所記何可憑信且百餘年之事似難輕
舉而卿之欲廢忠烈之意嘉矣其令廟堂稟處事有

旨

啓

請額啓

萬曆丁未七月日

巡察使鄭賜湖

臣於六月巡到晉州得病仍留本月二十九日乃同
州城陷之日也陷沒者子孫尚有遺在若干人其日
之曉號哭望於城下 臣聞來不覺感愴于懷遂訪得
其時逃活者數人細聞其時城陷節次則以為倡義
使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以三大
將同入一城分堞共守又有巨濟縣令金俊民金海

府使李宗仁右兵虞侯成頴達復營義兵將高從厚
敵愾義兵副將李潛奮義義兵將姜熙悅泗川縣監
張潤鎮海縣監曹慶亨等亦領兵同入以聽三將指
揮黃進所守城一面因雨崩潰賊遂鼓噪入進一以
器械修築一以強弩奮射賊終不敢進士卒之能用
命如此且躬操版鍾下卒同事手拾泥石以補城堞
如是奔走之間額上中丸遂至昏仆俄而城陷而死
崔慶會慷慨發憤誓死嬰守或勸之曰携提輕銳突
圍以出試與賊一戰觀勢進退可以全軀何必強在
乎此坐而待死慶會即奮然曰我受國厚恩城存我
存城亡我亡何敢苟且偷生遂一向戒發軍人能守

能射者手自劄記以為

啓聞論賞之計終始坐於

城廊而死金千鎰自願守要害之地誓天盟衆堅守
不動而外援既絕賊來如霧及其勢逼之後遂冠帶
入室與其子同死金俊民諸將亦皆不離其陣而死
本州城有內外軍民之在外城者盡被交殪在內城
者盡被虜歸州牧使徐禮元在金海既見敗劔移授
來此金海軍民之隨率以來者十分厚饋本州軍民
十分減餉以此人心憤慨衆志不一且慌惴同措長
垂涕泣而行其奴有中允死者遂因此發聲慟哭滿
城軍情一時驚沮且以為不祥之兆而不久城陷晉
州之人至今以為言此則無知下卒憤嫉之言而禮

元為人愚甚無形孰不知之而只以父兄之勢不次
陛用終至債事可勝勸哉臣竊查得前項陣亡人等
自朝廷特命等壇每年春秋降香以祭朝家崇
獎節義之舉至矣盡矣第見所等之壇不盈床席埋
沒草莽之間殊不似朝家享祀忠魂之地故臣與
兵使金大虛同謀營建三間一宇於城西北隅以
贈立贊成金千鎰贈右叅贊崔慶會贈兵曹判
書黃進書位牌安於宇內宇外又高等上中下三壇
上壇則各陣義兵將中壇則諸將福將下壇則各陣
軍兵以此定位分享之所臣謹設饌製文親自行祭
臣竊聞安東府使臣鄭速前為臣等司待為元忠

甲立祠於原州錫原城中啓聞于朝得蒙昭義
祠賜額之恩照耀人目人皆感動至今以為盛事
今此三將祠宇亦依此例特命賜額降香之時祭
文并以製送使之留置每祭行用則其於廢勸節
義之方極盡無欠而人心感發激勵於千載之下俾
益風化豈曰小補云乎令該曹各別叅量稟旨施
行詮次善啓

請春秋享禮啓批附

農崑金昌協

昔在壬辰倭亂晉州一城死義者甚多而金千鎰黃
進崔慶會尤其傑然者也倭賊以其嘗大創晉州之
故必欲陷城快憤此人等同心協謀固守力戰進中

凡先死千鎰慶會其他將士并皆殉節於城陷之日
其忠烈固凜然而蔽遮一方之功亦不下於張許之
睢陽矣邑人慕義建祠 朝家亦 賜額廢之臣於
奉使嶺南時行過晉州見祠宇頽廢灑掃無人春秋
享祀亦不舉行只有隣近僧人猶慕其義烈每歲城
陷之日乞末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聞來誠為惻然
每年旱災時 朝家遣近侍齋香祝致祭於本州死
事之人而至於常時祀事則乃及廢墜此豈 朝廷
愍忠之意哉自 朝家另加申勅使祀事不至如前
廢闕似宜矣

批附

祠宇既已 賜額而祀事廢而不行云聞來寒心令
本道春秋享祀各別修舉勿令廢墜可也 肅廟寶鑑

得印 啓

兵使崔鎮漢

去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營官奴貴同奴得孫等所告
內矣徒當日出往南江邊採艾之際偶見崖下江水
則水色清淺之中有一物非石非木所見異常故極
出見之則乃是印信極甚驚恠即為來納印信者審
則印面刻以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印而篆畫宛如
且以楷字印背一面刻以慶尚右兵使印一邊刻以
萬曆十年三月日造一邊刻以來四月十一日為始
行用字畫亦皆不刊此既萬曆十年壬午所鑄之印

而蠹石山城之倭變見陷在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則計其年記先是癸巳城陷時殉難兵使臣崔慶會同抱投江之印節義古蹟今於一百五十餘年之後始乃拯得係是異事以緣由馳啓拯得印信各別監封入盛櫃子具鎖金臣營軍官出身嚴興周準授上送于該曹

請 贈職定位次設齋室 啓并回啓 上同

臣營所接蠹石山城乃三去壬辰癸巳年倭亂時失守被禍之所而中有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忠愍即壬辰戰亡晉州判官臣 贈領議政金時敏單位臣 解所享之祠而彰烈即癸巳戰亡慶尚右兵使臣

贈右叅贊崔慶會忠清兵使臣 贈左贊成黃進倡

義使臣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臣 贈兵曹

判書張潤同列并享之祠及東廡茅一位牌 贈承

旨倡義使從事官臣梁山瑋茅二 贈叅議臣金象

乾第三巨濟縣令臣金俊民茅四奮義義兵將臣姜

熙悅茅五鎮海縣令臣曹慶亨茅六判官臣崔琦弼

茅七 贈主簿義兵將臣俞哈茅八生員臣李郁茅

九義兵將臣姜熙復茅十守門將臣張胤賢茅十一

判官臣朴承男茅十二學生臣河繼先茅十三學生

臣崔彥亮西廡茅一位牌復讐義兵將臣高從厚茅

二敵愾義兵將臣李潛茅三金海府使臣李宗仁茅

四右兵虞侯臣成穎達第五臣金正臣尹思復第六臣學生臣李仁民第七臣義兵代將臣孫承善第八臣主簿臣鄭准敬第九臣守門將臣金太白第十臣學生臣朴安道第十一臣宣務郎臣梁濟并二十四諸臣位牌從享之臣而事往後今至一百三十年之久稽考謄錄與載蹟文字無一留傳而獨於臺石旌忠壇碑銘中考閱其略則有曰壬辰之禍賊屠城邑殺將吏不可勝數而晉介湖嶺為賊衝在我為必守在彼為必爭賊分兵攻晉于時判官金公時敏先賊之未至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賊破賊將之據鎮海者據金山者回軍馳入城大修守禦具以待賊六月賊果大至圍城城中兵不滿千賊將行長合諸屯賊十餘萬攻圍六日彼眾我寡勢如壓卵而公舉止安閒有時吹笛鳴琴軍中恃以為安督勸諸將意氣奮發士皆感泣乘櫟赴節捷出奇計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賊退之日公忽為流矢所中殞於城上州民將士如喪父母其明年賊自平壤敗歸嶺為巢穴賊酋清正忿前之不利合兵復攻時朝廷累下旨督諸將進戰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宜寧莫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賊皆潰慄命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千鎰獨奮謂諸將曰晉密爾湖南實為唇齒無晉則無湖南矣或欲空城

避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并力堅守以遏賊勢
諸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清
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張潤等及
諸將士十餘人將兵入城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入
城矣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義兵將
姜熙悅李潛等繼至凡守禦區劃皆出千鎰部署諸
軍分城而守黃進李宗仁張潤等各率兵往來赴其
急約束既定人皆以死自誓六月二十日賊之前鋒
已至州境吳宥李潛等出城訶賊斬數級而來城中
鼓噪千鎰遣梁山壽乞師於劉綈綈畏賊終不出師
其明日賊大至圍城三面進薄城下柵竹自蔽從其
內發砲丸如雨城中人悉力拒守賊又乘夜進逼東
門大呼登城聲振天地進等擊却之一日賊急攻西
北隅城幾陷進奮劔督諸軍登陴射賊賊乃退賊又
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築高阜以當之賊又設板屋
置大木上放火烧城中室屋進用大砲碎之時久雨
城一隅潰賊遂乘之金俊民力戰死之賊又築五阜
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姜希輔死之進乃放火箭焚
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進乃
束火糴油以焚之其後賊潛來穴城進等殊死戰賊
酋一人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進臨城視戰
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額而死軍中使張潤代進旋又

戰死進潤智勇為諸將最而一時皆殞士卒喪氣賊
 因地堞蟻附而上宗仁等搏戰救之既已賊趨西北
 躍入諸軍大潰千鎰在轟石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
 父子崔公慶會梁山濤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
 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奮劍斫賊力盡
 而死宗仁將死腋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
 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自是賊亦挫銳頓鋒不能
 復振湖南賴以全蓋賊既致死於晉而諸公以弱卒
 守孤城外援不至終必折而不赦然諸公誓死不去
 力守於事去之後要與城俱斃以蔽遮湖南忠壯義
 烈固當與巡遠匹義而至其乘機立殪出奇應卒摧

敗賊無算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其後累朝廢

贈置彰烈祠又設旌忠壇於近城之麓祀以春秋云

云右無諸正義烈之首尾必已昭載于曾前請額時

啓狀中論列則更不可疊床舉論於此而今於兩

祠亦不無未盡底事勢略陳所見區區上聞之中

宜無沒實之理不避猥越茲敢具由以備 睿覽凡

諸建院及立祠之所正廳外例有典祀廳與齋室者

乃是成樣通行之常制是則不然正廳及東西廡廡

外典齋兩室初不設立其在崇獎 賜額之所非直

瞻聆之不成貌樣每於春秋設享之時祭需宰辦既

無其地不得已假設帷幕而排設或當風雨之時則

仍未免沾濕苟艱之患至如諸執事祭食亦無留著
八齋之所避雨者散接於稍遠閭家俎豆設享之所
安有若是之理典護一節既無典僕中雖欲別定雇
卒以得守直雇卒者無室可接常不能護直於其所
空山古祠戶牖荒涼識者之興歎固已久矣祭服鋪
陳及多少器用舉皆不成儀式今若從其未備欲為
成樣則固當分定各邑以致并力之便本道灾荒尤
甚之時各邑之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 臣營某茶
拮据以補不足計料蓋以東西廡列位牌面題職名
而言之則只於三位牌有 贈職其外二十一位牌
則無 贈職之中唯以學生題之者亦非一再終無

一官之名雖未知 恩頒舊章輕重之何居目今從
所見論之則二十四諸臣皆以捨生取義同日殉
國而同享於一廡之中則 恩典廢 贈似無彼此
異同之理敢以 臣淺慮臆料則往昔題牌時各以常
號題之之後漸成年久無人提起而 上聞致此仍
循之弊若以事係久遠終不變通一使忠魂義魄等
無職之位牌偏未蒙 聖世廢 贈之典則非但為
千百載巔俗之慨惜在於崇獎激勸之道或近於取
舍之別 賜額時舉行謄錄更令考閱後似不無變
通之端又有晉州人前別將尹高輔等數十餘人枚
舉等狀中有曰蠶樓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傷心處

乃義崑也崑之義號昔日龍蛇倭變後始有其名則
豈非千萬古不朽之大義哉何者當失守城陷之日
義兵將及帥臣守令數三十員皆抗節死義之後
惟餘一妓論介者適生為國殲賊之計感服而獨
坐於江岸轟石之上或琴或歌城上倭賊中一酋將
見而羨之即下論介所坐處則論介示逢迎之氣
色其倭喜心放立之際論介忽抱其倭投落江中其
崑乃江岸之別立而上可容兩人之盤旋其下則乃
萬丈波心而事出不意則其倭雖或勇力之賊烏得
免造次投落之禍乎論介之視身如毛立節如山可
與日月爭光有餘耳後人名其石曰義崑士君子又

以篆刻義崑之號此崑未爛之前則堂堂節義之稱
何獨泯於覆載之間乎唐薛仁果之降將旁地仙復
叛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斬地仙詔封崇義夫人
則惟此論介為公除害之義烈安有肯落於王女之
後哉當時戰亡諸臣則祠之額之今無後憾而至於
論介則百餘年來猶未能上徹天聽前後識者之
心惜義憾當復如何幸以此意故稟廟堂以待處分
何如事呈伏莽未見可考之舊錄無以取實近於野
談古記中始見根因則有曰論介者晉州官妓也當
萬曆癸巳之歲金十鑑倡義之師入據晉州以抗倭
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轟石樓

下峭崿之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悅之皆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以誘而引之論介遂抱其倭直投于潭俱死之壬辰之亂官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失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不污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無他忠而已猗歎哀哉云云義崑篆刻所見明白而野記留傳又為現閱則可謂實跡而似非虛濫之傳說初雖娼妓末乃死得其義則揆以激勸終不可為全然泯滅之歸合有參酌廢異之例并只以此詳錄先為稟報于備邊司題送內今此所報實係廢

揚義烈之舉以此意

啓聞以為自該曹覆 奏施

行之地回下茲敢馳

啓令廟堂稟處詮次善 啓

備邊司闕文

節 啓下教本營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觀

此慶尚右兵使崔鎮漢狀

啓則盛陳晉州忠愍彰

烈兩祠以

賜額之所祠宇正廳之外例有典祀廳

與齋室典齋兩室初不設立典護一節既無典護雖

欲雇卒無室可接祭服鋪陳器用亦不成儀式固當

分定各邑而灾荒之時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臣

營拮据以補東西廡列位牌只放三位牌有

贈職

其外二十一位牌則准以學生書之二十四臣同日

殉國同享一廟廢 贈似無異同本州妓生論介
遠生為國殲賊之計盛服獨坐於江石上或琴或歌
倭酋見而羨之論介忽抱倭首投落江中後人名其
石曰義嵩其視死如歸不污於賊合有恭酌廢異之
典令廟堂稟處忠愍彰烈兩祠之當初 賜額實出
崇獎節義之意則凡百之不成貌樣實為欠典其中
祭服鋪陳器用等物本營既已拮据而至於與齋兩
室終不可不立稍待年豐與本州相議某條營建典
僕自本州前頭或有屬公奴婢使之劃給若干口以
為典守之地二十四臣同死節義同享一廟而或
贈職或不得 贈職者果似有歟事在久遠諸臣節

死事蹟必須詳知然後可施 贈爵之典令本營及
道臣更加採訪實蹟諸臣名下懸錄狀 聞以為憑
考稟處之地官妓論介則臨亂忘身與賊俱死果如
流傳之說則有足可尚既無明白可據之文籍則廢
羨重典有難輕議如有可據文籍令本營論報本司
後施行宜當以此回移何如同副承旨臣李宜晚次
知 啓依 允教旨內事意奉審施行

移禮曹文

本營城中有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乃壬辰戰亡
諸臣并享之所也在昔初創時凡所儀具率多欠闕
識者之寒心固已久矣歲前十月分敢以所見某條

變通之意具由馳 啓未備典祀廳齋室及祭器鋪陳
等物隨力修補至如祭品所用幣儀及飯黍未當初
頒降節目中元無磨鍊之例地方官進排中闕漏而
不封 賜額祠宇舉行祭享與他無異之中准此兩
祠宇祭儀多闕所見未安與他所一樣備儀之意變
通分付於地方官以為定式之地何如且於彰烈祠
祠內所設四位牌坐奉次茅瞻尋則一位則 贈左
贊成一一位則又左贊成一一位則右恭贊一位則兵曹
判書具有 贈職之品次則禮不可失次於其間今
未免互相失次之弊始未知往事本意之所居近與
士林相議則合有變通之例知委於士林告由後一
從禮儀以西為首從其職次改設俾無如前之欠何
如劃即指揮回移以為分付舉行之地

禮曹關文

節到付本營關內節該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祭
品所用幣帛及飯黍米當初節目中元無磨鍊之例
地方官闕漏而不封與他所一樣備儀之意變通分
付地方官以為定式之地彰烈祠祠內所設四位牌
坐奉次茅未免互相失次之弊合有變通之例一從
禮儀以西為首從其職次改設俾無如前之欠事關
兩祠所用幣帛黍米不為磨鍊於當初節目中者乃是
疎漏之致今後依他祭享例一體借用之意分付位

次當初奉安時一從公議定為坐次 贈職似是奉
安後追 贈之事到今年久之後不當容易變通依
前奉安事體當然相考施行

申請 啓

節到付備邊司 啓下闕內節 啓下教本營書狀
擬司 啓目粘連 啓下觀此慶尚右兵使崔鎮漢
狀 啓則盛陳晉州忠愍彰烈兩祠以 賜額之所
祠宇正廳之外例有典祀廳與齋室典齋而室初不
設立典護一節既無典僕雖欲雇卒無室可接祭服
鋪陳器用亦不成儀式固當分定各邑而灾荒之時
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 臣營拮据以補東西無列

位牌只於三位牌有 贈職其外二十一位牌則唯
以學生書之二十四臣同日殉 國同享一廟廢
贈似無異同本州妓生論介遮生為 國殲賊之計
盛服獨坐於江石或琴或歌倭首見而義之論介忽
抱倭首投落江中後人名其石曰義崑其視死如歸
不汚於賊合有參酌廢異之典令廟堂重處忠愍彰
烈兩祠之當初 贈額實出於崇獎節義之意則凡
百之不成貌樣實為欠典其中祭服鋪陳器用等物
本營既已拮据而至於典齋兩室終不可不立稍待
年豐與本州相議某條營建典僕自本州前頭或有
屬公奴婢使之劃給若干口以為典守之地二十四

臣同死節義同享一廟而或 贈職或不得 贈職者
者果似有歟事在久遠諸臣節死事蹟必須詳知然
後可施 贈爵之典今本營及道臣更加採訪實蹟
諸臣名下懸錄狀 聞以為憑考稟處之地官妓論
介臨亂忘身與賊俱死果如流傳之說則有足可尚
既無明白可據之文籍則廢義重典有難輕議如有
可據文籍令本營論報本司後施行宜當以此回移
何如同副承旨臣李宜晚次知 啓依 允教旨內
事意奉審施行關上項元闕中舉論鋪陳器用各品
等物既自 臣營拮据隨力照例措備典齋兩室當初
欲以分定於各邑則當比灾荒荐飢之餘關係民力
其勢未易亦自 臣營料理鳩聚緣已勘造典僕將於
屬公婢中隨得劃給之意發闕分付於地方官而承
定遲速猝難責立則即今備置數多祭器鋪陳各種
等物蔽置齋室之後顧無主掌齋任及典護僕隸則
踈慮之弊與前無異與他書院一例士林中擇差齋
任兩廟凡例舉行主掌之意亦已剗定施行典僕限
奴婢未得前充募可信者一名依防軍例亦自 臣營
每朔給代居於廟下依例典護至於採訪節死實蹟諸
臣名下懸注事一百三十年前往昔事蹟無一處載
錄之文字此不過兵燹之餘記傳文籍無處餘存之
致前日馳 啓時既未能歷歷舉論者蓋由於此今

又採訪中茅有一分可擬之石碑豎碑之根因今去
 丙寅年分右兵使臣李基夏依 御營大將臣徐文
 重分付始為剏立碑文中所載 贈領議政臣金時
 敏以下正享五臣及東廡從享梁山瑋以下三臣等
 俱既有 贈更無論列之端舉論安徐其餘東西兩
 廡未蒙 贈典二十一位諸臣事蹟拈出碑文略說
 有無區別懸注巨濟縣令臣金俊民則當癸巳久雨
 城潰賊遂乘之之時力戰死之奮義義兵將臣姜熙
 悅則城陷之日奮劔斫賊力盡而死守門將臣張胤
 賢則壬辰賊犯城時以奮義從事素有勇力意氣力
 戰得捷錄功三等及乎癸巳賊再犯時以守門將拒

之賊越城城中潰亂乃與同里人訣曰君善保歸家
 遂執弓矢潛身於內城門內射賊無數弓折矢竭拔
 劔揮掃登軍器屋上以屋尾打賊賊砲齊發滿身流
 血而死復警義兵將臣高從厚則城陷時北面再拜
 赴南江而死敵愾義兵將臣李潛則同年六月二十
 日賊之先鋒至州境時出城訶探斬賊累級而來及
 其城陷奮劔斫賊力盡而死金海府使臣李宗仁則
 城陷之時士卒喪氣賊因地堞蟻附而上搏戰救之
 賊趨西北躍入時奮劔斫賊力盡而死將死腋二賊
 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守門將臣金
 太白則賊犯城時以守門將力戰而死或閱碑文或

從地方官查報區別懸注其外鎮海縣監臣曹慶亨
判官臣崔琦弼生員臣李郁義兵將臣姜熙復判官
臣朴承男學生臣河繼先學生臣崔彥亮右兵虞侯
臣成頴達僉正臣尹思復學生臣李仁民義兵代將
臣孫承善主簿臣鄭惟敬學生臣朴安道宣務郎臣
梁濟等十四諸臣事蹟終無一分憑據之地尤為可
惜碑文中所謂金千鎰等在龜石樓與其子象乾及
高從厚父子崔慶會梁山濤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
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奮劍斫賊
力盡而死云則數十人與十餘人合計三十餘人中
以所享二十九位之數照彼而觀之則未懸注十四
臣未必不入於其中以此推之則十日孤城同力死
守或力盡而死或赴江而死忠懸白日義激千秋之
實具狀則昭昭可著當時 賜享既同一廡則今不可
以有注無注取舍於其間者明矣可據碑文一度懸
注冊子一件并以上送于備邊司錄由馳 啓更令
廟堂稟處詮次善 啓

備邊司再闕文

節 啓下教本營書狀據司 啓日粘連 啓下觀
此慶尚右兵使崔狀 啓則因本司開昇州忠愍彰
烈兩祠東西廡二十四臣節死實蹟人又訪可據
石碑一度懸注成冊一件及官妓論分義忠事蹟碑

并以上送本司而巨濟縣令臣金俊民等七人或閱
碑文或從地方官查報區別懸注鎮海縣監臣曹慶
亨等十四人終無憑據之地尤為可惜碑文中金千
鎰等在臺石樓與高從厚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
江而死李宗仁等十餘人奮劍斫賊力盡而死云則
數十人與十餘人合計三十餘人中以所享二十九
位之數照彼而觀之則未懸注十四臣未必不入於
其中以此推之則今不可以有注無注取舍於其間
令廟堂稟處壬辰之亂列郡風靡無一人出氣力抗
賊者而金時敏金千鎰等當晉州之急孤城單卒前
後守城誓死不去畢竟與城俱斃其炳炳義烈聳動

當時輝映後代亂定之初表獎重典最先於晉州節
死之人而贈爵之恩只及於金時敏梁山璫等
八人其餘同時立殪之人多未蒙一體褒贈者其
時朝議似或出於然酌取舍之意則到今過百年
之後或因碑文所載或採流傳說話率爾輕議反失
慎重之體既達祠而俎豆之豎碑而表章之則國
家酬報之典亦自無缺贈職一款今姑置之官妓
論介抱賊投江視死如歸義品之稱至今傳說官妓
中有此奇節亦足可尚尋訪子孫別為給復以示褒
異之典有不可已以此分付何如右副承旨臣朴熙
晉次知 啓依乞 教旨內事意奉審施行

申移禮曹文

節到付本曹移闕內節到付本營闕內節該忠愍彰烈賜額之內祠祭品所用幣帛及飯黍米當初節目中元無磨鍊之例地方官闕漏而不封與他所一樣備儀之意變通分付地方官以為定式之地彰烈祠祠內所設四位牌坐奉次第未免互相失次之弊合有變通之例一從禮儀以西為首從其職次改設俾無如前之欠事闕而祠祭享所用幣帛黍米不為磨鍊於當初節目中者乃是疎漏之致今後依他祭享例一體備用之意分付位次則當初奉安時一從公議定為坐次 贈職似是奉安後追 贈之事到

今年又之後不當容易變通依前奉安事體當然相考施行事闕當初請移時採取士林識者之諸議有所舉論而不無辭不達意之弊未安于茲今於回移之後又與學宮主張之士林韓寅錫十數餘員再三熟講更為收議則皆以為彰烈祠四位牌坐奉次第應為失次之欠云者積有年所而曾前則元無以士為任而亦無齋室養士可接之所故儒生之出入於此者絕無而董有未審其祠內設位失次如何之欠今春齋室造成士林主張之後始探前例祇審設位之坐次則果如前日所聞從昔建祠設位時有何不察之弊初出他學宮所無之規以東為首之中奉安

坐次則從其職品以倡義使 贈左贊成金千鎰位
牌奉第一坐以忠清兵使 贈左贊成黃進位牌奉
第二坐以慶尚右兵使 贈右叅贊崔慶會位牌奉
第三坐而以東為首之次例則未及慶通又有尤為
不然者其後泗川縣監 贈兵曹判書張潤位牌陞
享時設在於倡義使 贈左贊成之上今為東邊第
一位之坐則首東與其次之事俱係違例所見未安
明白無疑今若依他學宮例以西為首者於禮應然
設位次第則全倡義使為第一位黃節度為第二位
崔節度為第三位張泗川為第四位之外斷無他疑
於其間之理以此辭緣速請慶通公私幸甚多士所
見既如是歸一則蓋其至正之公議而守令等意見
亦又皆然茲敢更為論移彰烈祠正廳四位牌依禮
文以西為首以職為次告由後慶通舉行之意叅商
回移

禮曹再闕文

節到付本營闕內節該彰烈祠正廳四位牌依禮文
以西為首以職為次告由後慶通舉行之意叅商回
移事闕凡書院位次以西為首係是不易之禮節今
此移文既採士論且據前例更無容議者以西為首
以職為次一依移文內辭緣施行

申報備邊司文

節到付本司 啓下關內晉州忠愍彰烈兩祠未
贈職諸臣更加採訪實蹟懸錄狀 聞及官妓論介
臨亂忘身與賊俱死如有可據文籍論報本司後施
行之意分付頒降未 贈職諸臣若干事蹟及可據
碑文一度各名下懸錄冊子并以上送本司緣由封
啓之意已在於謄錄中官妓論介事蹟古今官籍
中無一可據之形止蓋其義崑之名一自論介死義
之後崩人名之以義崑聞聲之識者刻之以義崑二
字百餘年感惜之物情前後一同既無子孫又少族
屬堂堂義名傳後無階公私并力才堅尺碑於義崑
之上序以銘之俾不至泯滅之歎碑文辭錄則乃昔
年柳夢寅所作之野談云而因其談說刻之於此則
豈不士林以下千萬人所共知之實蹟刻義之石萬
目之所觀而野談之文古人之公意則可據一節無
出於此碑文印出一度亦為監封上送叅商變通行
下以答巖俗過百年抱憾之弊

附備邊司回題

論介子孫訪問給復之意已為覆 啓相考施行
連報備邊司文

本營城中彰烈祠節死諸臣事蹟及義妓論介節死
事蹟採訪馳 啓司回 啓關內節諱義崑之稱至
今傳說官妓中有此奇絕亦足可尚尋訪子孫別為

給復以示 廢異之典事闕義妓論介子孫有無發
闕查問地方官回報內論介子孫有無境內坊曲古
老人處詳加訪問元無子孫云則給復一節元無可
施之地緣由牒報

報巡營文

本城忠愍彰烈兩祠宇修舉形止前日報狀中已為
具由幸蒙使道顧恤優題之德意今此祭器汙物措
備及諸般物力固不必由於題惠中取用則今古公
私之為幸孰大於此哉蓋以日後多少修改及有不
可廢者言之則或當祭器祭服鋪陳遮帳及祠宇修
次之時必緣物力之難辦漸至於還不成樣之弊難
保其必無竊有依他例一分變通之道他各書院事
例多少院屬莫入錄案定式每年一次式隨力收稅
及春秋祭享時分所使嚶以成一分模樣者各所皆
然此 廟則既無收稅之位土又無使嚶之典僕若
自朝家有燭如許之實狀則似無防塞之理當此
各邑簽丁極難之時良丁則有關後弊是則舉論安
徐而當以公私賤中願募者限五十人定額以為祭
享時使役之地何如泰商變通行下

附巡營回題

依所報以公私賤募得額數似多量宜減定

發本州牧闕文

本城中兩祠宇 廟儀諸節多有欠闕竊惟當年初
創時力未贍及仍循于茲猶難變通之致士林寒心
固已久矣同城咫尺瞻聆未安茲敢某條修葺以補
未盡尤甚計料營門惟以客官斯文凡事元非主張
衙門則指揮各邑事體不然各邑置當灾荒難辨別
役如干致力自本營專當之意亦以 啓聞兩祠宇
最可未盡神門及典祀廳齋室多少祭器幸以從略
修補告由行祭後別定守僕姑為典護祭服迨後隨
力計料而亦難可必造成各品已備之後則關係於
本州之主張草件修送首鄉所一員及首吏中一人
詳定監色所錄數及捧上後本州騰錄中詳細載錄

以為前頭自本州依例致察俾無不實之弊際想
賜額祠宇與 賜額書院似無輕重之別書院則例
有士林中都有司齋長主管院中凡事兩祠宇則從
古以來元無是例誠所寒心當自本州一依書院例
以為變通成樣之地何如春秋享時飯米只有稻米
而無用黍米亦無幣儀備進之例是亦該曹磨鍊中
初無舉論之事相考回報以為請報該曹取舍區別
之地

義嚴事蹟碑銘

叔錄在後故失
文次而附于此

柳於子夢寅野談曰論介者晉州名妓也當 萬曆
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之士八於晉州以抗倭及城

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疑粧靚服立于真壘石樓下峭
巖之上其下萬丈直入江心君幸倭見而悅之莫敢近
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以誘而引之
論介遂抱持其倭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之
遇賊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矣
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
不污於賊一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無
他忠而已猗歎哀哉云此出於當時實錄則今於刻
碑之辭不必為置床之語故因以刻之繫之以銘曰
獨峭其巖特立其女女非斯巖焉得死所巖非斯女
焉得義聲一 江高巖萬古芳心

崇禎後九十五年壬寅四月 日 立 明庵鄭栻

撰

感旌忠壇 賜祭

同人

江上烟波萬古愁山河空帶至今羞兵家勝敗星霜
久壯士精忠日月留爭頌義聲榮百代龍增新渥煥
千秋分明不死英靈感雲雨蕭蕭咽晚洲

義巖

同人

形勝南州第一區義娥遺躅此汀洲千年哀怨江波
咽萬古芳名石面留寂寂孤城雲鎖峽蕭蕭墜葉月
籠秋臨風最是傷心處舊曲依稀泣渡頭
真壘石樓次退溪先生韵

同人

忠烈實錄卷之二
城下長江江上石人間知有架空樓漁翁獨釣西巖畔
高女爭喧北渚流壯士不還春草碧貞娥無跡浪花
浮沉吟不禁龍蛇恨情坐黃昏月湧洲

忠烈實錄卷之一

忠烈實錄卷之二

狀

一兩祠宇修改先報備邊司狀

兵使崔鎮漢

兵使所接直隸石山城乃三去壬辰癸巳兩年間倭變
時失守被禍之所而城中有忠愍彰烈賜額之
兩祠忠愍卽壬辰戰亡晉州判官贈領議政金時
敏單位所享祠而彰烈卽癸巳戰亡慶尚右兵使
贈右叅贊崔慶會忠清兵使贈左贊成黃進倡義
使贈左贊成金三鎰泗川縣監贈兵曹判書張
潤并享之祠東廡十三位西廡十一位諸臣從享之
所事往後已至一百三十年之久稽考謄錄及記蹟

文字無一傳留昔事顛末今難憑據而既在於 賜
額許享之後則事蹟輕重之如何等節更無舉論之
道槩以聖世一視文武崇獎節義之道言之則今茲
兩祠亦與斯文建院之各所宜無異同瞻審本院之
設位形止則所謂祭負所接齋室及曲祠廳初無設
置之事也守隸僕亦無一人定置之例春秋設享時
數多祭負留著於林數之下或逢風雨則避留於稍
遠間家祭需宰辦不得已排張於樹陰及遮帳之下
如遇風雨時則添濕苟艱之狀每每必然常時則典
護無人空山古祠戶牖荒涼識者之興歎固已久矣
齋室與曲祠廳并十餘間守僕所接四五間等廨舍
所立物財磨鍊則多不過二百貫錢數十石米兵使
之殘營形勢是亦難辦今若分定於列邑則定鹽色
舉行之間恐近煩擾之弊故自本營非條拮据期於
成樣計料至於典僕無責立之路當以募得有視者
可合者使之守護名之曰守僕依防軍例每朔軍木
三疋式上下或有支保不足之道亦令本州每秋給
復貳拾結以為永久典護之便則庶可免埋沒之歎
祠春秋設祭時祝文填寫事例相考則或有以西為
首之祝辭又或有以東為首之例前後舉行不一其
規此不過未詳禮經之本意從今以後一依禮文以
西為首之意別為定規何如 祠東西列從享中有

未盡底道理雖未知 恩頒舊章輕重之如何今以
近來草野寒品之類言之或有名節表著上徹天
聽之事則必至於 贈職而旌其門激勸綱常之意
者蓋由於此今此 恩賜其額又許俎豆之所則其
與閭巷之標尤有公私之別從享諸臣位牌或有只
以行狀題之或有只以加資題之或有只以學生題
之終無一官之名居半皆然間或有 贈之位是則
戰公外有 贈之典百年前事有未可知目今
從所見論之則皆以戰公忠臣一廡同享之間有何
贈職與不 贈輕重相殊之理乎敢以淺見臆料則
年久以來猶未登 上聞致茲仍循之弊抑或有當

初義烈區別之理若以事係久遠終不能變通則非
但為嶺俗之千百載慨惜其在堂堂正大之 國典
似或有取捨之欠本 祠正廳并享四位及東西列
從享二十四位并錄于一冊于監封上送以備洞燭
之便又有晉州人前別將尹商輔等數十餘人枚舉
等狀中有曰蠶樓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傷心處乃
義巖也巖之義號昔自龍蛇倭變後始有其名則豈
非千萬古不朽之大義哉何者當失守城陷之日帥
臣及守令諸將血戰數三十日舉皆抗節死義之後
惟餘一效論介者遽生為 國殲賊之計盛服而獨
坐於江岸直蠶石之上或琴或歌城上倭賊中一酋將

見而羨之卽下論介所坐處論介乍示逢迎之氣色
其倭喜心故立之際論介忽抱其倭投落江中其巖
乃江岸之別立而上可容兩人之盤旋其下則乃萬
丈波心而事出不意則其倭雖或勇力之賊烏得免
造次投落之禍乎論介之視身如毛立節如山可與
日月爭光有餘耳後人名其石曰義巖士君子之以
篆刻義巖之號此巖未爛之前則堂堂節義之稱何
獨不於覆載之間乎唐薛仁果之降將旁地仙復叛
有二氏女取地仙所佩刀斬地仙詔封崇義夫人則
惟此論介為公除害之義烈安有肯落於王女之後
哉當時戰亡諸臣則祠之額之今無後感而至於論
介則百餘年來猶未能上徹天聽前後識者之心
惜義憾當復如何幸以此意枚稟廟堂以待處分
何如事呈狀第未見可考之舊錄無以取實近於野
談古記中始見根因則有曰論介者晉州官妓也嘗
萬曆癸巳之歲金十鑑倡義之師入據晉州以抗倭
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直隴石樓
下峭巖之顛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說之皆
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誘而
引之論介遂抱持其倭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
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
多矣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貞烈稱而視死如

歸不污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
無他忠而已倚歟哀哉云云義嚴篆刻所見明白而
野記留傳又為現閱則可謂實迹而似非虛濫之傳
說初雖娼妓末乃死得其義則揆以激勸終不可為
全然泯滅之歸合有參酌褒異之例枚舉并以敢此
牒報備邊司回題內今此所報實係褒揚義烈之舉
不可但已以此啓 聞以為自該曹覆奏施行之地

碑文

御製得印銘 甲午四月二
十三日立碑

追憶往歲百有餘年幸得南江冢猶宛然直隴石義烈
象想愴焉命嚴嶺閩垂萬歲傳

印銘碑文

幼學臣鄭殷臣謹識
虞侯臣李守安書

龍蛇之變城陷之日兵使崔公慶會抱而投江之印
埋沒百五十六年今

上丁卯春始得於江中延鈕還津實非偶然其時兵使
奉進于朝

下教曰此印幾年沉水今春得來可異又可貴也忠臣
烈烈之氣恍若留帶印面古印復見於今日忠骨猶
葬於江中今覽此印若忠臣之手獻尤有追慕者印
上年號乃是 皇朝萬曆也遙憶往歲顧今青邱寔
皇朝再造之恩特叙其事以寓匪風下泉之思
親製得印銘仍 命致祭噫

御銘之下宜有鑄石之傳兵相田公得兩受節南下撫
印興慨鳩財董役廿餘年未遑之事克舉於今日而
宸章煌煌於石面我

聖上為傳萬歲之 盛意於斯益彰夫公慕義之深亦
可見矣夫記事之文義不敢辭謹叙其顛末焉

旌忠壇碑銘并序

壬辰之禍賊屠城邑殺將吏不可勝數而晉介湖嶺
為賊衝在我為必守在彼為必爭且一路創殘州境
獨完南方諸將皆保于晉賊又先血後奮併力必取
於是晉終見屠而忠義之士殲焉始日本賊來寇大
執力兵踰鳥嶺走李鎰拉申砬直擣京城又分兵寇掠
湖南既開山不利悉眾攻晉于時判官金公時敏先
賊之未至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賊破賊將之據
鎮海者據金山者威聲大振回軍馳入城大修守禦
具以待賊六月賊果大至圍城城中兵不滿千賊將
行長合諸屯賊十餘萬攻圍六日彼眾我寡勢如壓
卵而公舉止安閒有時吹笛鳴琴軍中恃以為安督
勵諸將意氣奮發士皆感泣乘機赴節捷出奇計賊
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賊退之日公忽為流
丸所中殞於城上州民將士如喪父母其明年賊自
平壤敗歸嶺為果穴賊首清正憤前之不利合兵復
攻時 天朝以和誘賊 天將之追賊在嶺南者皆

按兵不戰搃兵劉綬移檄清正使止兵游擊沈惟敬力說行長皆不聽 朝廷累下 旨督諸將進戰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宜寧不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賊皆潰慄命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謂諸將曰晉密通湖南實為辰齒無晉則無湖南矣或欲空城避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並力堅守以遏賊勢諸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清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從厚泗川縣監張潤等及諸將士十餘人將兵入城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入城矣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義兵將姜熙悅李潛等繼至牧使徐禮元素恒不知兵凡守禦區畫皆出千鎰主客不相能城本四面據險其東稍平至是部署諸軍分城而守黃進李宗仁張潤等各率兵往來赴其急約束既定人皆以死自誓六月二十日賊之前鋒已至州境兵有李潛等出城訶賊斬數級而來城中鼓譟千鎰遣梁山瑋乞師劉綬疑畏賊終不出師其明日賊大至圍城三匝進薄城下柵柵自蔽從其內發砲丸如雨城中人悉力拒守賊又乘夜進逼東門大呼登城聲震天地進等擊却之一日賊急攻西北隅城幾陷進奮劔督諸軍登陴射賊賊乃退賊又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築高阜以當之

賊又設板屋置大木上放火燒城中室屋進用火砲
碎之時久雨城一隅潰賊遂乘之全浚民力戰死之
賊又築五阜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姜希輔死之進
乃放火箭焚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
車逼城進乃束火灌油而焚之其後賊潛來穴城進
等殊死戰賊首一人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
進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額而死軍中使潤
代進旋又戰死進潤智勇為諸將最而一時皆隕士
卒喪氣賊因圯堞蟻附而上宗仁等搏戰救之既已
賊趨西北躍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千鎰等在蠶石
樓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父子崔公慶會梁山瑋等

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
等十餘人奮劔斫賊力盡而死宗仁將死腋二賊赴
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
城既陷軍民皆被屠戮無一人得脫牛馬雞犬亦不
遺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自是賊亦挫銳頓
鋒不能復振湖南賴以全蓋賊既死於晉而諸公
以弱卒守孤城外援不至終必折而不救人人皆知
之矣然諸公誓死不去力守於事去之後要與城俱
斃以蔽遮湖南忠壯義烈固當與張巡匹義而至其
乘機立懂出奇應卒摧賊無算其功謀亦不可勝
道者哉其後累朝褒贈甚備置彰烈祠又設旌

忠壇於近地之麓祀以春秋

贈領議政金公時敏

贈左贊成黃公進金公千鎰

贈右參贊崔公慶

會在北南向義兵將高從厚李潛金海府使李宗仁

虞候成頴遠泗川縣監張潤僉正尹思復學生李仁

民代將孫承善主簿鄭惟敬守門將金太白宣務郎

梁濟學生朴安道在西列 贈承旨梁山璫 贈參

議金象乾義兵將姜熙悅巨濟縣令金浚民鎮海縣

監曹慶亨判官崔琦弼 贈主簿俞瞻生負李郁守

門將張胤賢義兵將姜熙復判官朴承男學生河繼

先崔彥亮在東列晉城之事遠矣而記功勳者義烈

昭久遠者闕然不圖今御營大將徐公文重觀表績

南過晉巡覽諸公死義之地慨然興慕大懼其久益

昧沒也遂與南鄉將士謀所以彰示後世者右兵使

李公墓夏主其事統制使金公世翊佐其費碑既具

徐公請銘於不佞不佞不敢辭乃為之詞嗚呼晉城

之事豈不悲哉寇再逞而勢益執萬國方濱而接不至

主客相猜而輿尸凶人衆雖多而聚蟻蜂蒼黃叫號

卒就魚肉獨使夫志士仁人張空拳方樹立卓靈人

謀之不臧豈天意之祚惡直聳石高方屹立江流長方

萬古紛烟愁芳雨泣塊塊毅芳奮威怒酌漂清芳薦

芳賸祀春秋兮耿南土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

提學知 經 遂成均館事李敏叙缺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成均館事白翼
相缺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

遂事人三萬重缺

全城卻敵碑銘 并序

萬曆己未

淳查成汝能撰
生負韓夢寅書

嗚呼急病攘夷忠所激也死守不去義所決也出奇
卻敵勇所奮也能是三者而轟轟烈烈至今懼人耳
目者故牧使金侯是也萬曆壬辰夏四月倭奴傾國
入寇直擣三都充斥八路 變輿霜露 廟社風塵

於是時列邑望風奔潰首鼠恐後獨侯以本州通判

許身殉國揮泣誓眾逐擊泗川固城之賊擒倭將之

據鎮海者送于 行在領兵赴金山復破賊陣大張

威聲使開寧錦山之賊皆聞風退去非忠之所激者

乎當官軍出戰未遑之日聞倭賊乘虛直犯之報倍

道疾馳趨入城中奮田單即墨之臂勵張巡睢陽之

志生不苟取死必成仁非義之所決者乎月暈方急

蟻援不至日夜巡城牛酒饗士雍容尊俎吹笛鳴琴

軍情自守恃以無恐乘機應會捷出神恠身先士卒

飲血督戰賊勢大挫積尸如麻孤壘偏師實不滿千

而乃能卻數十萬之據賊非奮於勇者能若是乎忠

如是義如是勇如是故大雷雨晦冥賊徒驚惑唬魄

宵遁天所助也城圍六晝夜民心天意與之同仇人所愛也天助之人愛之而且恠夫命物兒多戲劇賊退之日適為流砲所中而營星告隕長城忽頽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朝廷嘉侯之功初既陞牧增秩繼命擢拜摠兵終焉 贈以大司馬褒崇之典其亦至矣州民追慕不已相與墮淚謀欲立石庸識鴻功時南相國以興莅官于茲仍詢咨故老曰金牧使全城之功實 我國變亂以來所未有也不可使泯滅無傳鑄諸金石以圖永久乃令民記之民謹頌首以進曰嗚呼我侯之忠與義與勇雖求諸古人亦易得也侯若在焉癸巳之賊必不以晉陽為讎終致三將

為猿鶴萬卒化蟲沙時耶命耶天意難謹侯諱時敏
字勉吾安東人世居京城代龍衣冠冕 宣廟錄宣武功臣封上洛君銘曰氣銳而剛質毅而溫義以為幹忠以為根全城卻敵如其功死於 王事如其忠晉山峨峨晉水洋洋一石千秋山高水長

旌忠壇祠宇重修碑銘并序

進士申命耆

粵在龍蛇之變晉陽一城以百雉殘堞當海寇猖獗之勢能蔽遮嶺湖間作一保障江右一帶及兩湖諸郡賴以得全寔惟當時諸公竭誠捍禦之力也不幸城陷而死凜凜有生氣今之忠愍彰烈兩祠是已 朝廷既建祠崇報又立碑直龔石上以記蹟其精忠大

節炳炳然昭人耳目奚容不佞贅焉第祠宇歲久不
修門墻頽壇壝毀致齋無所臨時將事甚非所以獎
義烈報祀典之意也節度使崔公鎮漢以鈇鉞出鎮
晉陽既莅營謁廟宇慨然思所以新之迺改丹雘矧
齋室門廡庭垣并皆一新廟宇之內儀物彬彬齋庖
之房百用俱修制度品式纖悉俱備而仍付之章甫
俾掌其事於是晉之人暨吾嶺之士相與登聞振勵
而歎曰猗歟彰烈諸公之樹偉績立大節至于今百
有餘年尚使人欽慕起思而致謹於報祀之典者如
此其至 我祖宗培養義節之效至此尤可驗矣而
崔公受 命閩外不忘殉國之義其所崇獎激勵於

致祭於彰烈祠而祭文其令詞臣措辭撰進其子孫
今該曹即為調用此印令該曹精造印匣禮官下去
時傳授帥臣都提調曰 聖意欲使帥臣用此印此
印可貴古件易剋弊於行用且有萬曆年號帥臣用
之如何矣 上曰然則使藏于彰烈祠乎都承旨曰
闔帥古印置之學官何如矣 上曰然則使傳于帥
臣藏置本營好矣仍 命連書藏置本營一以傳古
物一以垂忠烈 朝報 都提調先退出 上曰召對為
之儒臣韓先會進講文義訖 上曰承旨書之 御
製古印銘曰追憶往歲百有餘年幸得南江篆猶宛
然直隴石義烈像想愴焉 命藏嶺閩垂萬世傳書訖

使讀之讀訖 上曰印匣以銅鑄之銘之以銀填字
可也 命書小序曰覽嶺間之狀聞大臣之違取者
嶺南右兵使中止 上曰此印以兵使得進可貴也
宜書其姓名仍 命連書封進吉印其印即何古忠
臣崔慶會立節也抱而投江者也嗚呼壬辰之於今
中止 上曰上番兼春秋湖南人也湖南忠臣抱殉
之印湖南文官持八亦異事也都承旨曰世間或有
此等偶然相值事也 上命連書其將一百五十有
六年豈意此印之得於南江而獻于金局古印復見
於今日忠骨其猶葬於江中今覽此印若忠臣之手
獻 命錄用其孫猶有愴懷而此中又尤有追慕者
書旭川縣監張潤之靈惟靈龍蛇之難八域蹂躪
吞豕食 國步日窘惟卿數子過賊于晉號召忠義
奮勇行陣蔽遮江淮張許是準死守九日無卻有進
臣力已竭臣職自盡天愁日慘全城火燼抱印廉丹
握槊先軫南江渺瀰矗石嶼嶠凜凜義烈千載霆震
開嘗伴祭往事增愍適茲州氓浚心獲印嶺右節度
篆章可認百五十年神秘鬼客劍出豐城光恠騰迅
物有晦顯毅蹟難泯帥臣馳聞事可徵信摩挲愛玩
烈士攸殉髣髴前席手攜以觀魂兮不死詩語乃昭
萬曆二字我涕如隕匣而銘之藏于舊鎮復 命錄
後勿替其引仍想當時後先立殪視死如歸匪九則

乃懷忠念寬一倍傷閔於崇報予其可忍遣官致
酌我思陳疇感通有理歆此觴酌

國王遣臣禮曹佐即安致宅

諭祭于 贈領議政上洛府院君節度使金時敏之
靈惟靈龍蛇之難八域蹂躪也吞豕食 國步日窘
惟卿數子過賊于晉號召忠義奮勇行陣蔽遮江淮
張許是準死守九日無卻有進臣力已竭臣職自盡
天愁日慘全城火燼抱印廩丹握槊先軫南江渺瀰
直聳石嶺嶙凜凜義烈千載寔震間嘗伴祭往事增愍
適茲州氓波心獲印嶺右節度篆章可認百五十年
中秘鬼各鈿出豐城先存騰迅物有晦顯毅蹟難泯

詩

題金將軍大捷碑後

謙齋河弘度

昔年嘗讀淮西碑文章獨愛韓山斗謀臣猛將如雲
雷只與數州爭勝負孰如我公守孤墉能却百萬餘
凶醜銘切屹立江之頭留與千秋名不朽公昔牛刀
試一割百里軍民有父母衙罷緩帶視龍泉閑在腰

間空怒吼妖星半夜射紫微犬羊陸梁驚九有二十
四郡男子誰治世能臣盡髻婦江淮保障任一身國
朝還為張太守賊勢方張月成暈矢石紛如交左右
意氣安閑如不戰犒師鳴琴費牛酒人情倚重若秦
山舍死皆知生亦苟彼以其暴我以義虜弱吾強君
信否終令凶賊退如潮斬馘如麻又似阜流星過處
將星落可惜一境爭奔走雲雨初除幟卷豐功偉
烈銘人口 國家褒贈縉雲官麟閣雄名傳永久庶
民子來隨嗟峨三尺之高大如手吾民見者淚皆墮
不翅羊碑留峴首手摩袖拂人盡是石面不許苔文
使其生命題使人賦豈有千鈞筆力書其後

哀三忠祠

同人

睢陽昔年感二公晉唐今日哀三忠忠魂義魄凜如
在為奠椒漿遺廟中龍蛇間事不忍說鳳輦迢遠龍
灣東轅門不見唾手人故都月黑妖塵蒙維時倡義
金先生誓雪國恥輸丹衷湖西節度黃將軍宵中神
略黃石公嶺南擁兵崔元帥手中龍劔如長虹伊人
俱是蓋世豪桓桓意氣如罌熊江淮保障晉之陽心
貞志烈三人同孤城竟入月暈中可憐義旅為猿蟲
吁嗟一劔化三仁天理到此還蒼蒼當時孰非食衣
輩獨也不忘君恩洪龍亾虎逝豈無跡立祠城外宜
廢崇英魂千載名不孤後人仰止斯無窮彷徨不堪

四五嘆落日江上愁雲籠

彰烈祠 致祭後感吟二首

承 命酌靈彰烈祠襟紳濟濟肅將儀晉陽從古多

名節 聖代樹風永有辭 右禮官安致宅

孤松猶愛此忠祠想得當年蹈水儀今世傷心三壯

士一江餘怨短碑辭 右牧使金尚重

直隴石樓奉傳古印于兵相感吟

忠臣古印 聖王銘延鈞還津似有靈直隴石樓中傳

授處把杯忍聽怨波聲 右安致宅

次禮官感吟二首

殺魄隨 恩格兩祠禮官將祀嚴威儀 朝家崇報

無今古臨節人當死不辭

忠節如生印面銘煌煌 宸翰起英靈 命藏嶺閩

王心在要使南州感義聲 右鄭禹臣

旌忠堂感古 進士鄭相說製 趙元萬書

東韓兵燹慘龍蛇列郡男兒問幾何上洛嬰城今尹

鐸元戎抗賊古廉頗孤忠宇宙撐高柱隻手東南障

大河倡義心雄搗玉鈞復讎誠切枕金戈輕身出陣

期殲賊飲血登陴誓靡他一雨如何崩古堞萬人爭

與赴滄波精忠張許同千載保障江湖併一科褒節

明宮昭揭額聳瞻芳則特垂祠騷人薦藻哀偏切節

度騰牋感最多遺廟英靈風颯爽古城殤鬼月婆娑

吞蠻恨與江無盡報國心將石不磨三丈危碑留峯
岫百年遺跡入摩挲臨危明白投江守處變從容抱
瑟娥經瀆元非為婦諒守城胡不歎人和山河縱險
時無奈忠義雖多數則那冤氣結雲長拂鬱怒聲吹
浪尚盤渦 朝家致祭追天寶土俗投筒效汨羅物
色空餘征戰地行人添淚竹枝歌

祭文

得印後致祭文

朝報并附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安致宅

諭祭于 贈左贊成倡義使金千鎰 贈左贊成節

度使黃進

贈右叅贊節度使崔慶會

贈兵曹判

即臣馳聞事可徵信摩挲愛玩烈士攸殉髣髴前席
手携以覲魂兮不死詩語乃昭萬曆二字我涕如隕
匣而銘之藏于舊鎮復 命錄後勿替其引仍想當
時後先立觀視死如歸匪九則刃懷忠念冤一倍傷
閔迨於崇報予其可忍遣官致酌我思陳疇感通有
理歆此觴酌

附朝報

上御歡慶殿藥房入診入侍時醫官曰 脉候調均
和平矣 上曰醫官皆退去也都提調趙曰臣昨於
賓廳見晉州兵使 狀啓則壬辰之亂兵使崔慶會
殉節時抱印投江流傳的實而印久不得矣今春晉

州官奴采艾者於南江淺灘中見有青瑩之氣搜得
而出故封 進云矣 上曰狀啓子已覽之矣上番
無春秋出外持其印以入也賤臣致宅承 命出外
持其印以入篆文深處三絲滌不盡矣 上曰上之
時日向昏 上命中官開房戶 親還坐向明詳覽
焉 教曰此印幾年沉水而今春得來可異又可貴
也忠臣烈烈之氣恍若留帶印面而印上有萬曆年
號尤可愴感矣又 教曰表誌鑄印年號古之率者
實也仍 命都承旨洪象漢書 傳曰覽狀聞而心
有興愴今聞大臣陳達取覽古印宛若其人之獻愴
感愈深而又覽印上年月一倍其心其令禮曹遣官
印上年號乃是 皇朝萬曆也遙憶往歲顧今青丘
寔 皇朝再造之恩也特叙其事以寓匪風下泉之
思仍 命鑄印以樹義將烈士之忠云爾書訖使讀
之讀訖 上曰銘序後年月書以 皇朝崇禎紀元
後古干支中旬後六日而 御製載之別編之意傳
于副學也諸臣將退 上出示 御製曰躬逢 上
號箋餘懷憧憧吟成二詩令都監堂上銀臺玉堂春
坊翰註騎曹堂即賡進繼述昔年今日伸風清日暖
三陽辰回看班列中心喜白首舊臣獻萬春欲進大
庭上號箋撚髯盥櫛若冰焉上奉 東朝敢稱老今
逢此慶豈期然

祭黃節度文

萬曆丁未

巡察使鄭賜湖

手提孤軍遠赴南州賊來如霧城暈如囚身既忘焉
惟有死已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躬造板鋪下卒同
事膽奮腸激一團忠義先傷額賊又登陴天不助
順鬼神無知滿城蒼生一日同死維年癸巳六月之
晦精爽依依飄蕩何歸寃入江灘日夜鳴悲男兒生
世固有一斃仗節成忠萬古無愧我來嘉歎為立祠
宇魂兮歸來享我薄具

祭崔節度文

同人

賊死我生賊生我死死生不共惟公之志既忘其身
惟知有君豈意儒雅勇先三軍擬保江淮以遮中原
城圍已久蚍蟻無數我鼓已竭賊來護屯蒼天杳冥
白日為昏長身不屈義魂升雲歲寒之松板蕩之臣
九原誰從千載睢陽英風颯萬古綱常富貴缺二
磨滅浮梁倚公高名水遠山長我來悲慨為構新麓
魂兮歸來格我深誠嗚呼哀哉

祭東西位文

謂城可守賊上

同人

忠膽共張義腔齊激謂賊可馘天胡足忍衆血一鏢
身輕毫髮節重山嶽寃結不洩魂蕩無依我來一奠
庶冀歆思嗚呼哀哉

祭忠愍祠金公文

萬曆丁未後
春秋告享文

淑學忠貞際時蒼黃奏捷湖南移救晉陽援絕賊多

死扶綱常節感千秋忠爭日月茲陳牲醴薦酌燃香
祭彰烈祠金公黃公崔公文

共際艱虞奮討狂賊今日存國伊誰之績嬰守孤城
士卒同力天不助順月暈殘郭援絕矢盡就死明節
義揭倫綱忠貫日月茲設牲醴庶幾歆格

祭東西位文

一世同生一日同死生而盡忠死而取義忠貫日月
氣作山河茲陳牲醴庶幾歆格

祭上洛君金公文二首

肝饗之靈山嶽之精確乎其節炳乎其忠列位君賢
同時捐軀一隅晉山萬古睢陽噫臬卿一死屬猪有

人列位一死我國有人嗚呼列位軼古無忤州以聞
之國以旌之數椽祠宇規模未就荒山窮谷典護
無人志士忠臣孰不掩抑茲將景仰之微忱爰思廟
貌之廣開上建典祀廳三間以為簞豆之設下立齋
室七間以為居戒之所仍令隸僕永時典守然後庶
可為尊忠慕節之地精誠所激冑曰力綿肆捐吉日
乃拓基宇伏惟 尊靈勿驚勿震格我歆我

右兵使崔鎮漢 遣虞候南
正夏祭

嗚呼我侯有功有德赳赳雄姿百夫之特三載莅邑
政術廉平我民安公如父如兄海寇肇亂中外震驚
下自諸鎮上至王城爭相潰裂鶴唳風聲公能仗劍

冒難以躬擊牛饗卒甘苦與同賊據泗川屢窺我晉
大張軍容終不敢近賊屯固城堅壁以守公數挑戰
潛遁以走賊在金山再戰再利兵鋒精弔眾皆稱羨
十月之初羣醜長擣蝟集城下烟塵四塵六日環匝
勢急睢陽公能奮膽不足不揚志專三版多設機方
我士我卒一心踊躍如震如雨矢石交集頃與土崩
卷旗棄甲齊民奠枕士卒生氣雖古良將豈復如此
麟閣若修不愧丹青豈意天心終不助成大隱既去
餘醜未禽么麼一丸卒殞千金在公殉國死無餘憾
在我軍民長城若陷闔境承訃大小傷悲雖古遺愛
亦不過茲 朝廷嘉績顯加隆秩始自通判進為州

我軍功愈懋又超通政生不食報實惟其公叩千里護
柩有弟之恭仙馭將啓丹旌翻風方丈含愁菁川鳴
咽某某等承茲召募屢蒙辭色擬共終始永觀厥成
今其已矣倍萬恒情不腆羞肴有愧雞卜合奠一觴
萬古永訣

右松亭河受一

祠宇重修後告由文

兵使崔鎮漢

建宇年久儀物多闕祀廳神門器庫齋室管管盥豆
爵尊爐檯幣篚瘞函燭臺挂床鋪陳遮帳垣墻階砌
既修既備用衛廟貌伏惟 尊靈是憑是安茲設牲
幣庶幾款格

忠愍祠 致祭文

忠愍祠 致祭文

二

維水洋洋維石盪盪介於湖嶺咽喉所據城以捍蔽
若睢于唐始完終嗣一人存必有獲其祠卿實專享
額以忠愍一邦所仰方倭狂獗列郡颯烈靡卿一著
晉亦首覆糾我士民以保以守出兵泗固賊窘而走
既囁海鋒全壇如復所至奔北懾威以吓迺悉其衆
進薄其陴寇方日滋我卒餓羸亮琴琨笛示以整暇
臨竒出計何論衆寡兵頓氣竭遷延宵遁賊退之夕
風飄星隕有笑盈睥如嬰失乳去棟于屋幾何不仆
卿之在矣儼然一適指而相戒鋒亦小挫及其再逞
公則長逝誰復尹茲以過吞噬義旅糜至亦無統依
根踰勢戚是一城盡非所以南民哀慕自倍有楚邊豆
精爽如在予懷追悼曷不益虔辨香釃酒明禋長宣

彰烈祠 致祭文

一片晉陽雙廟對屹竒矣忠愍殉身亦烈儼其位序
列宿是應千載想像孰不添膺粵在龍蛇島夷猖獗
湖嶺響震靡不摧覆晉獨截然若砥抗流賊所以畜憾
兩歲一州歸師環攻蠶屯蟻聚烈烈倡義會兩節度
白袍從事以孝以忠有來如雲義膽攸同地有必爭
人能舍命非謀或忒奈天不靖雲梯百道敵及乘城
歛我豪英與堞同平或九或刃視死如歸或赴于水
腋挾青衣北面慟笑義烈愈彰列壁坐觀獨何心腸
城雖覆矣氣則不泯化厲殲賊以洩餘憤亦作山河

以壯關防遙掃凶氛寔賴陰相惟此寃鬱貫徹古今
滔滔大江與之共深建宇安靈崇報靡替歲月寢遙
誠禮或怠曠焉相感恍其如昨命官齋沐替此河酌
使臣本道都事金廷潤大祝兼典祀召村察訪鄭
壽尚齋即祝史沙斤察訪任瓌

旌忠壇祠宇重修記文

生負河世應

晉陽城西隅有曰忠愍彰烈兩祠自前代立以祀龍
蛇死義將士者厥初只設壇廟自官致祭而使武品
將事故齋核無所不免風露薦裸拜跪不中儀式今
節度使崔公鎮漢來鎮茲州謁遺廟詢舊跡書款興
慨思所以新之省冗費殖錢穀經紀一年餘乃改塗

祠廟丹雘創立東西齋室修門墻治庭除簾簾置鼎彝
祭服冠履咸能辨造以至供祭養士之具莫不纖悉
措置而又陳 啓于 朝改定彰烈祠位次仍使儒
士掌其祀蓋前代未舉之禮也昔韓文公叙張中丞
傳後云愈親祭於所謂雙廟者雙廟即巡遠廟也忠
烈之士立廟祭之者厥惟遠矣晉陽之忠愍彰烈祠
即睢陽所謂雙廟者而我 國之有晉陽猶唐室之
有睢陽也睢陽得巡遠蔽遮江淮而唐以之不亾晉
陽得彰烈諸公保障湖嶺而我 國亦能重恢其弘
功大節可以侶美齊聲而激多士之志氣也豈獨探
介冑者之所視傲乎在宋靖康之亂張叔夜鄭驥赴

義死節而紹興中信州守王自中奏請立廟賜額朱
晦庵為之作碑銘稱美蓋嘉王公之崇節義也崔公
詰戎之餘兼通書史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設施知
所先後而革前時瀆昵之所作今日禮義之場顧不
韙歟況重修之費不下數千而崔公皆能自辦其視
培克士卒輩賄權門圖寵利而嬰禍亂者其為人賢
與愚何如也當平居無事之時感激忠義之志若彼
其磊磊倘使臨危亂則安知無仗節死義之舉耶余
晉之士也喜聞祀禮之新修樂道崔公之美舉而竊
有感於韓公之祭雙廟晦庵之頌王公遂為之記

彰烈祠

贈職奉安文

同人

繫昔龍蛇卉服匪茹兇鋒直擣孔棘晉國忠義共奮
矢死敵愾登壇灑血巡堞勸氣干城屬望保障得重
始剪前徒賊畏忠勇君羊醜日滋衆寡不敵外絕蟻援
城類數角志士忠臣同日捐軀氣作山嶽恨咽江流
設壇旌美立廟致虔中改位次歲修明禮事屬章甫
樽酌凜潔禮雖寢殷爵未咸秩忠烈既同褒 贈宣
均制閩始 啓守土繼陳 朝議允協成 命乃降
華級崇資次第 寵貺榮邁雙廟位應雲臺貞忠死
義 國耳無他死後榮名非所重輕 邦家彰善樹
立風聲既敦其祀又增其秩情文極備誠意迥徹殉
國壯烈橫霜貫日褒忠殊典生死肉骨泉塗動色核

鶴飛吟今庸吉辰改題官衙神位肅穆秩秩有序有
來斯享敬薦牲醴

位次改定告由文

同人

繫惟晉陽嶺外保障昔在龍蛇并服撓湯式遏于初
乃逞于終城孤援絕力殫勢窮志士忠臣同日死義
贈秩旌美設壇報祀一廟四公或先或後厥位維何
以東為首既乖爵序亦非神尚孰能 上聞躋戎兵
相起曠世感革前日謬爵惟從秩位亦上右仍屬青
衿俎豆是承 俞音既降殷禮肇稱常享在明陞適
前期敢以牲酒陳此告辭

享禮得士林呈單文

同人

伏以廢旌忠義 國家之令典尊崇名節士林之公
論苟有忠義名節可以聳動一世砥礪百代者則雖
軍伍輿僮之賤亦足為多士之矜式而况於敵愾奮
義捍難復讎捐軀取義之名臣烈士耶弊州有旌忠
壇即龍蛇死節諸將士崇祀之所也夫以人至上洛崔
黃二兵相之忠烈如彼其卓偉而其餘一時赴義之
士或志切勤 王或心誓報仇嬰堞固守城陷同死
其丹忠炳節直與睢陽之巡遠霽雲等比並耳 朝
家特加廢崇建立旌忠壇以報祀者百有餘年而第
以壇所在於城內一隅自官遣祭吏滋不恭士子之
蹤跡不及廟宇之灑掃不勤至以忠魂安靈之所便

同一區淫祠之藎此固有識者之所寒心而遠近儒林之所共慨惋者也今者閣下分閩南土來鎮茲州詰戎鍊武之餘感激忠義之氣思所以革舊更新而凡旌忠壇齋舍庖厨墻垣庭除或創或修一並整理至於樽爵簋管嚴能辨造使目之者改觀耳之者更聽豈但弊州諸儒艷稱實為道內多士之所歡仰故去年東堂設科時左右道儒士三十餘人發通于弊州諭以呈書變通之道而聚議未易遷就于今茲仍釋菜之日質諸章甫之列則咸曰非士林不可以舉祀以禮非兵相莫能以屬今士林盡若趨此時以請生等既聞道內之議又採一鄉之論敢此齊聲仰籲

伏願閣下興曠世之感副多士之情特為溥啓 上

聞而許令旌忠壇春秋享祭出入瞻謁等皆屬儒林闕城西門使之往來則可以絕城市之喧囂致俎豆之潔淨其於尊奉忠靈之道不但事體合宜閣下景忠尚節之名亦永有辭於後世矣謹冒昧以達

忠愍祠告享文

同人

糾師卻敵繕壁固圉未捷先死人公事去偉績純忠報祀以禮特設明宮敬薦牲醴

彰烈祠告享文

同人

倡義嬰城協謀籌兵拜罷投水一死分明卞壺父子巡遠身兄茲用牲醴陳此微誠 右祭金公

守三版危運九卻策丸飛星隕鼓死曹落三呼恨澤
若喪悲逝是用明禋敬薦河酌

右祭黃公

用儒雅業筭制勝妙敵遮南服功存再造名齊二公
享並一廟牲酒芳潔敢用虔告

右祭崔公

將壇推登軍情倚重蹈刃不回孰如其勇追爵躋廟
耳竦目聳牲肥酒香敢用祗奉

右祭張公

奮忠幕府受托戎垣是舅是甥若遠若巡舍生取義
殺身成仁茲薦河酌式陳明禋

右祭柳公

丙寅
追享

祠宇重修文三章

祠顛末俱載前輩記不幸屬非其人廟儀未備故節
度崔公鎮漢尊而新之不幾何今兵相申公大顯嗣

而修之跡其傍種竹數百餘本於是庭廡墻壁遂煥
然改觀噫今夫亭榭樓臺不過為耳目之娛猶不忍
任其頽廢往往立馬徘徊寓餘感於荒烟野草之間
况此廟食諸人乎一以猶難况二十九乎公之修此
廟蓋亦知所本矣後之人苟能以公心為心雖閱千
百劫磨洗吾知其此廟之必不朽矣

右許鑣

嗚呼忠烈兩祠之殉邦節義凜凜然亘千古志士之
登臨此城者孰無慷慨之思乎在昔壬寅崔節令公
屢啓朝家建廟宇構齋舍祭器屏帳鋪陳等物亦
為措備屬之士林俎豆之儀始成彬彬歲久年深頽
圯固多修葺甚鮮顧此院樣無以措手何幸兵相白

公師間拜廟興歎鳩材捐捧一齊修葺公是世傳忠
義為國屏翰之心出自家庭於斯可見而使之佐
幕金貞錫幹其事役其亦好義尚節夙宵撿飭不日
告厥可謂有是將有是幕也棟樑瓦級墻垣鋪陳與
丹雘之一一新者令人觸目萬文生輝猗歟休哉此
後千百載之下重葺此廟者若如今日崔節度尚忠
之意亦豈不盛哉多士咸集稱道此事且曰為記與
崔節度數尺之龜永世垂傳略控萬一以為揭板焉

右鄭邦穀撰

晉之有是祠即龍蛇殉節諸賢旌忠之所也初建既
久廟貌荒涼有志之士往往徘徊寓感而莫之救矣

今兵相趙公文彦以閩節來旣莅營謁廟宇慨然思
所以新之乃使幕賓沈章之趙守詰幹之兩祠之丹
青漫漶而復明之鋪陳之朽敗御製閣之傾圮床
卓之摧傷神門典祀廳之頽毀者且補且改舊制土
垣或窄或夷而廣拓堅築之蓋以尾覽於是乎俯仰
周瞭煥乎炳乎殆若初始者然然後稟如益觀其如
在之儀肅然重接夫起敬之風於戲偉哉自有是祠
來非無二三公隨毀隨補之舉而未有若今日之盛
者公蓋英廟朝忠臣忠簡公諱聖復之孫也且其
淵源有自花田李先生之門尚忠慕義之誠寔出於
自家家庭中世投筆非其志也而制閩方略武名儒

行其所崇獎激勵於平居者又如此他日之所自期
從可想矣二幕亦俱忠賢裔也殫誠竭力不日成真
可謂時有所感功必待人夫豈偶然也哉并可入梓
而壽後故謹搆數行拙辭一尾揭于前人述覽者感
之

右許養撰
鄭繼采書

門墻勅建文

往昔龍蛇之厄尚忍言哉是祠也蓋當時殉節之士
齧食之所而故兵相崔公鎮漢稟朝初建有廟有
齋其規模凡節誠為得宜噫朝家獎忠之典主閭
尚節之誠亦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然而其門墻尚未
備焉意人其址而拜其祠者孰不歎其有是祠之無

是明也哉歲己未今兵相李公栢然以聞節來公我

朝開國功臣青海君襄武公之裔也又况其淵源
有自於花田李先生之門而及公之冠慨然有投筆
裹革之志以弓馬顯于時所經歷處皆有聲焉按營
之未幾日首拜於祠退坐于堂與吾黨一二人撫往
蹟廢壯烈其慨惋嗟惜不翅若躬遭其時背城力痛
而莫之救也見者莫不服其有志也粵明年季春捐
公俸若干建門外築垣雖一木一石之微必親閱
而董之不日而成之噫自有祠以來閱幾甲餞幾帥
而公獨為之非尚忠愛節之篤能及是乎公蓋崔公
後一人斯役也于崔公有光焉其志蓋與古義士易

地則同然今此門墻之爲有何增光於是祠而溢其
美耶特以公之志可質神明足以不朽故爲之記後
之與公同志者庶有感焉

右鄭榮善撰
柳鎮東書

忠愍彰烈兩祠東西祠列位圖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上洛府院君
行折衝將軍守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公時敏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左贊成倡義使金公千鑑

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行折衝將
節度使武愍黃公進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行慶尚右道兵馬節度

使崔公慶會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行通訓大夫

晉州牧使忠毅張公潤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行朝奉大夫宗簿寺主簿柳公復立

東祠

贈承旨倡義使從事官梁公山璫

贈參議金公象乾倡義使千鑑之子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巨濟府

使人金公浚民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奮義義兵將姜公熙悅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鎮海縣監曹公慶亨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判官崔公琦弼
贈主簿義兵將俞公哈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成均生負李公都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義兵將姜公熙復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守門將張公胤賢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判官朴公承男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河公繼先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崔公彥亮

西祠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孝烈公行臨陂縣監復韓義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敵愾義兵將李公潛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金海府

使李公宗仁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右兵虞候成公頴達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僉正尹公思復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保寧縣監李公義精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李公仁民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義兵代將孫公承善

贈通訓大夫軍資監正行主簿鄭公惟敬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守門將金公太白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朴公安道

贈通德郎曹佐即宣務郎梁公濟

禮曹完文

禮曹為完文成給事 賜額書院置執事儒生二十人使之灑掃焚香即 國朝不易之典而况履忠獎節之所尤有自別本府忠愍彰烈兩書院即 賜額許久因循未有執事儒生以闕灑掃焚香之節矣去甲子冬重臣金義淳按節本道時聞是院之不成體樣慨然興嘆始置儒生執事各十五名成給完文此是秉彝之所同然而猶有憾於祀典蓋十五名之數半上於鄉賢落下於 賜額使尊賢俎豆之所苟且於分數之增減尤不成體貌本曹既聞之後不可不

申明法典以表

賜額書院之別於鄉賢諸祠故同

院生依法典準二十名各加五人成送案冊以此永久遵行使先賢芬苾之所以為專意守護之地宜當向事

堂上手

忠愍彰烈兩祠助 享節目

古人題詩畫石樓曰晉陽自古名天下沉寗產蛙而民無叛意中國之晉陽也陷城屠戮而人皆誓死東邦之晉陽也卉服重圍衣冠會同爭相報效或冒鋒刃或投江水較彼星日之標著者二十九義將至如溝瀆之泯滅者六萬餘軍民而始終同心死而無悔

百雉孤城竟雖不幸賊亦挫銳不能復振嶺湖諸郡
賴以得全古今晉陽之以保障名天下者抑有地靈
之所驗歟噫龍蛇變後晉陽城中屹然立雙廟宣
額以忠愍彰烈忠愍即全城卻敵之金公祠也彰烈
即直隴石樓上向北拜投南江之諸公安靈所也謹按
旌忠壇碑有曰倭賊大勢兵直踰身嶺又分兵欲向
湖南悉眾攻晉于時牧使金公時敏糾合州兵擊破
之賊將行長率十餘萬眾攻圍六日而公以不滿千
之軍輒出奇計而守禦之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
甲而退賊退之日公在城上忽為流丸所中而殞焉
其明年癸巳賊自平壤敗歸嶺為巢穴賊酋清正憤
前不利合兵復攻晉時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謂諸
將曰晉密通湖南實為唇齒無晉則無湖南矣莫若
并力堅守以遏賊勢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清
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張公潤等
及諸將十餘人將兵八城金海府使李公宗仁先入
城義兵將姜公熙悅李公潛繼至而諸將兵僅數千
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分城而守人皆矢死六月二
十一日賊大至圍城三面諸公擊卻之一日賊急攻
西北隅黃公奮劍督諸軍射賊退賊築土山臨城黃
公築高阜以當之賊設板屋放火烧城中黃公用火
砲碎之時久雨城隅潰賊遂乘之金公後民力戰死

之賊築五阜放丸姜公希輔死之黃公乃放火箭焚
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黃公
乃束火灌油而焚之賊又潛來穴城諸公殊死戰賊
酋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黃公臨城視戰地
忽有賊丸中額而死張公代之旋又戰死賊因圯堞
蟻附而上諸軍大潰金公千鎰等在臺石樓與其子
象乾及高公從厚父子崔公慶會梁公山壽等數十
人北面再拜投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奮
擊斫賊力盡而死宗仁將死掖二賊投水大呼曰金
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云云嗚呼予
今散百載雖尋常過客瞻厥廟登厥樓未嘗不想像
而扼腕憤慨而擊節騷人詠焉遊子歌焉况忝其職
而守其城者乎又考本祠設施本末則

宣廟丁未觀察使鄭公賜湖適於六月二十九日巡過
本營聞陷沒人子孫望祭號哭之聲不勝感愴遂與
兵使金公大虛同議營建一字以奉倡義使金公本
道兵使崔公忠清兵使黃公三位又築上中下三壇
以作序次分享之所為文設饌而親祭之仍又 啓
聞請額

肅廟辛丑本營兵使崔公鎮漢重建廟宇創立齋室祭
器祭服亦皆辦置儒林掌事與同他院廟院體貌由
是咸備後為左兵使以彰烈祠東西廡未 贈職二

十一位一體追 贈之意陳請于 朝而事未遂矣

英廟庚申本營兵使南公德夏又 啓請二十一臣

贈職及義妓旋褒之典竟得蒙 允先輩尚忠慕義

之誠吁亦盛矣不佞交印之席見有一顆古印別置

銅盒者歷問其故謂以癸巳崔公殉節時抱而投江

之印其後一百五十六年丁卯得之於南江奏獻于

朝特鑄 御銘 命藏本營云云始焉摩挲終焉

愴惕迺於到營數日進詣兩祠而祇謁焉節享之時

躬參薦粢之列俎豆之事余雖未學及其覘視非但

品不如式未免牲不掩豆雖緣事勢之固然不覺誠

禮之俱欠於是乎瞻望列位均是 國家之忠臣亦

有本營之先生則雖生世歷抵供接之節視他有別

况死義血食祠在本城而 享祀之需豈可專委於

院規邑封自本營獨無一物助 享之舉乎統營忠

烈祠忠武李公之祠而牲幣饌品並自統營封進而

統帥縣官之躬親行事已成常規北行營忠烈祠皇

甫相公節齋金公遼東伯金公並享之祠而享祀諸

種亦自兵營封進而營下守令差出祭官而行事諸

道祠院雖各異例本營之於是祠起義助 享未為

不可且於六月二十九日為戰亡將士及義妓而私

設酌餉之資則營有助需之例而况此春秋正享豈

獨闕之也不避越俎之嫌敢遵存羊之訓自戊午春

享豕牲肆體稻米壹包享前一日自營門成單封送
事定式節目一置該所一置講堂以為永遵之道後
來君子恕其潛而諒其意院中修舉隨事存心一以
勉尊忠尚義之政一以圖感發人心之地深有望焉
噫唐之睢陽有張許二公之祠至宋熙寧間而猶為
尊尚我東晉陽魏然兩廟忠魂毅魄之許以并享者
至於二十九將之多不但魏勳壯烈同符乎張許我
朝家崇獎節義之盛德至意豈止於睢陽二公
之祠而已也哉

一兩祠春秋祭享時自本營豕牲肆口稻米壹石每
享前一日成單子封進生猪段四軍人各宰畜猪中
每次每舍各壹口式以肥澤中猪擇封舉行白米
段自官廳封進為齊

一本州元封豕牲肆口本營別封猪肆口合捌口內
陸口則兩祠主 享六位每位以全體用牲二口
則東西廡各位分設事定例施行為齊
一未盡條件以後磨鍊為齊

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安撫中
事蹟刊錄記

在昔龍蛇殉 國節義遍邦何限而晉為最於盛
哉當時立功 諸賢一時俱卒同日捐軀偉忠貞節
顯揚朝野彌亘寰宇 贈爵而崇之建祠而享之

聖朝之酬報極矣先革之記述備矣則不必更贅於今日而其文跡散漫事實脫落從事於是所者興慨寓感礙維久矣苟不亟心彈誠其將泯然矣於是乎詢夫士林謀諸本孫合議董力始設鏹梓之役聊為壽傳之計追念 諸賢殉 國之忠先革寓感之意庶效其萬一云爾

辛卯孟夏首陽鄭德善撰

坡平尹台權書

忠烈實錄卷之二

○新增

御製

賜祭文

癸巳三月十一日

祭忠武公金時敏文

惟靈歲在玄默運丁百六卉服匪如豕突蛇食
躡野埤山蕩邑夷府 國步倉皇疇敵王愾卿
尹茲晉慷慨涕泣矢死誓衆修械繕堞偏師擒
酋獻俘 行朝錫以鈇節俾翰南維義櫓忠干
我武泱泱自泗而錦誕奏膚公嶺七十州賴一
長城烈焰復熾凶鋒莫嬰敵衆我寡如山壓卵
厲氣巡陴乘機投窾示我整暇有琴有笛蟻援
雖絕鯨觀可積彼蒼冥冥河魁先落兩滄雷笑

雲慘日冥士女奚恃砥柱中傾嗟卿忠烈有一
先知靡幽不顯以謚以貤祠壇白虹靈兮洋洋
歲星重田緬焉增傷椒馨醴潔雲旗回翔命之
官爵格我辨香

祭文烈公金千鑑文

惟靈晉水湯湯轟石崑崑大招英靈波咽山哀
忍說龍蛇島夷猖獗別金夷萊列郡尾裂兩京
灰燼六馭播越卿先倡我投袂登壇慷慨一呼
有象如雲鹿金兵隋城塵壘沁都潛師斫營夜報
行朝先王曰嘉錫號廢揚憤不顧身莫我
敢抗鋪敦揚江艤艫沈沈迺復京師爰笑廟

墟昇疾追躡匪安匪徐晉介嶺湖為我控扼全
軍八守以遏虺毒城危壘印師絕援虺手糜哺
士肩輿巡陴人無叛意天不我助兩淋堞圯萬
賊蟻附可友衣拜北仗節蹈東卿子從卿移孝為
忠名全雙節義樹千秋雲水俱白歲星又周拊
茲遺躅予懷增愴倂官致侑庶歆斯觴

祭武愍公黃進文

惟靈疾風震蕩勁草靡摧火焰飈烈貞玉弗渝
惟卿忠義素所蓄積相門有孫天賦勇力班先
投筆援可累革粵在龍蛇運艱天步島夷得讐
賊勢逢蝮午砲丸雨下鐵劍霜耀治其利兵躡予

戎行卿奮義師正正堂堂保障湖甸懋功授鉞
提兵赴晉重圍路絕誓以死守同我義士負土
等陵民樂趨事投醪巡陲士激忘饑捐軀報國
志有所決天胡不助大樹風折愁雲慘悽惡波
嗚咽氣作山河光爭日月 列朝慶嘉以祠以
馳舊甲重臻肅然予懷設壇致侑緬慰英靈邊
豆既潔牲醴且馨正正之萃不以死生歆此寵
光鎮我南方

祭忠毅公崔慶會文

惟靈 穆陵有臣曰惟忠毅家傳道義才全文

武紀茲利器韞不自售晚登于朝棲遑州郡運

值陽九島夷茲春蝨南方繹騷八域震駭 龍馭

西狩瞻望揮滂墨纒登壇倡義從權勇如盲直
生死向前左躡右轢錦賊先逃一筮削殪酋奪盡
與刃以寡敵衆所向披靡敵乃甲冑峙乃儲胥
靡卿御侮兩湖其魚惟歲在巳捲土重來豕蹄
益突虺螫莫摧重暈孤城危如一髮彼恇者唉
有肝如鐵天實不助匪計之失報以一死同我
三士 行朝馳恩天將致誅義巖在彼侍娥亦
烈魂兮不爽波兮不竭歲甲重回畫壘焉興感倅
官酌埴靈庶其歆

祭忠毅公張潤文

惟靈粵昔島夷大肆陸梁列郡奔裂八路搶攘
河北無士中朝發嘆有一堂堂倡義登壇手彎
威弘躬擐堅甲大塵于錦賊遁而懼矢無虛發
壘必先壓馬蹶旋起而步而聞會師于晉糾合
義旅睢陽一城為江淮障巡遠之守以激諸將
巡我睥睨援枹而搗擊濠諸水飛礮燒車同甘
共苦士激忘饑出奇制勝莫測端倪志決身殲
匪謀不臧丈夫死耳為國之光嗚呼忠烈古孰
與方孤軍嬰城如温太真抗義立殪若顏常山
風聲永樹功績可紀星霜屢換歲甲重屆晉水
東流招英靈此風馬夕降雲慘月黑鮪香牲脂

庶歆斯酌

祭 贈左承旨梁山璫 贈左副承旨金象

乾 贈判書金俊民故義兵將姜熙悅縣令

曹慶亨 贈參議崔琦弼義兵將俞哈 贈

戶曹佐即李郁義兵將姜熙復 贈戶曹佐

即張胤賢判官朴承男 贈戶曹佐即河繼

先 贈戶曹佐即崔彥亮文

惟靈在昔辰已島夷闐隙豕突鷓張抽戈鳴鏑
諸君仗義忠憤攸激馳檄糾旅許共殉國屬韃
探甲躬冒矢石誓掃撥搶誠殫衛霍 天步方
艱賊勢充斥智勇有裕眾寡不敵一髮孤城蟻

援外絕睥睨失守巡遠力竭臨危苟免謂虧臣
節北望飢稜泣辭拔血身輕鴻毛志凜霜雪愁
雲慘澹鳴波嗚咽顛沛不撓緬懷英烈褒貶庸
慰毅魄不沫環紉屢遭載選舊甲遺躅縱久興
感如昨聊表予之倅官侑酌遵豆既潔庶歆芬
苾

祭孝烈公高從厚義兵將李潛 贈判書李

宗仁兵虞候成頴達 贈叅議尹思復 贈

戶曹佐即李仁民義兵將孫承善主簿鄭惟

敬守門將金太白 贈戶曹佐即朴安道宣

務即梁濟文

惟靈直聳樓屹屹尚想忠節南江浩漭曠感遺躅
嗷呼卿等材俱千城邦運適否小醜跳梁奮勇
倡義志在掃除繕具嬰堦桓桓敵愾累劒被羽
激勵行間式遏寇虐恃若楨榦謀豈不臧強弱
殊勢胡騎曉薄官軍瓦解臨危不撓確乎丹衷
男兒死耳為國之光汪汪層濤毅魄莫慰氣壯
本朝凜然如覩心耿星日名傳竹帛疾風勁草
歲寒松柏蜚葭四環予懷傷盡永言吊古特舉
祀典牲膾載潔遵筮式陳靈其來歆庶幾不泯
祭同殉諸將官文

惟靈魂方來些嗟爾將士天長地久煩冤孰慰

歲昔龍蛇鳥醜陸梁嶺關失守國勢搶攘桓桓
赴赴甘心死綏櫛風沐雨辛苦 王事大功未
集七尺先萎腥單丹原風馬儻忽跳丸屢轉載
面舊甲停官致侑庶茲歆格

祭同殉軍卒文

惟靈在昔癸巳島夷存食屠戮變夷蛇奔豕突
始憾固守終乃肆惡孤城塗炭沙虫蝨猿鶴釋耒
執爨仗爾膂力 國步方艱及爾憮闕殘夢猶
聞寒月照骨何辜何戾哀彼軍卒遍于國殤無
文祀秩感舊緬懷抒辭侑酌

使臣右兵使安光贊典祀大祝慈仁縣監宋

守謙齋郎河東府使任泰錫祝史司儀晉州

牧使宋啓洙都預差昆陽郡守朴民煥

龍蛇忠烈炳如日星二百餘年崇報之典
前後相望而又當四回甲癸巳 賜祭樽

儀天章燦然茲敢剞劂於梓永圖千萬年

景仰

崇禎紀元後甲午孟夏幼學

李健植
鄭福毅 謹刊

黃武愍公實錄

見于始忠錄
清陰金先生務谷張相國心齋朱先生諸賢集

公諱進字明甫其先長水人領議政謚翼成公喜五

世孫也判中樞府事謚胡安公致身玄孫也知中樞

府事謚良靖公事孝曾孫也 贈工曹參議增孫也

贈左議政允恭子也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二十

九年庚戌十月十八日亥時生于南原府西周浦里

生而異凡兒性孝順及長尚氣節有度量不事燕養

長身美鬚垂手及膝自幼業弓馬一時輩流皆莫及

焉萬曆四年丙子以武中別試丙科丁丑以訓練奉

事從政 宗系上使黃琳赴燕京庚辰以宣傳官丁

內憂居廬三年癸未討時錢部落斬級甚多而與友

人之得罪充軍者乃得贖還公亦加二資庚寅拜除
宣傳官從通信上使赴日本上使黃允吉即公堂叔
也時日本關伯平秀吉將欲搆亂拘執使行怯辱無
數公從容應變略無驚動及抵日本倭人射侯路傍
令我見之侯相去僅五十餘步公即置小的於其傍
發無不中倭人之觀者如堵取試公所射弓皆失色
及還一行皆爭買貨寶公獨買寶劍一雙曰倭必渡
海吾當用此人皆笑之是時 朝廷疑有東變分付
各道防備諸事及使還一行皆言賊必大舉獨副使
金誠一於 榻前大言賊無來犯之理 廟堂信之
悉罷防備公憤惋欲上一疏請斬誤 國者之頭兼

陳御示倭之策而竟未果是歲出守同福得良馬於鹽
車每衝罷探甲馳騁至十餘里止其面必超上挾仙
樓以習其勇蓋知賊必來而以赴亂自期也壬辰四
月倭果舉兵來寇邊城相繼陷沒未浹旬而至京城
大駕西幸金羅監司李洸兵使崔遠慶尚監司金
粹領兵勤 王至龍仁兵未接刃軍皆奔潰而公以
主將命伏兵於水原之沙橋及見賊兵來趨始覺夫
將已退斂兵為殿不遺一鏃不失一馬收諸軍所棄
兵器而歸左營將尹安性亦見軍散公令褊裨遍諭
諸軍隱處因吹角俄頃咸集尹歎曰乃知公真將軍
也時本道錦山鎮安為賊所據諸將皆守熊峙公亦

與焉率兵探賊鎮安路逢賊兵公射殺先鋒賊即退
聞賊有犯南原之形移守南原而又聞賊欲犯全州
還急赴賊已到安德院矣諸將皆退避公獨邀擊大
破之其後日本僧華安與延慰使語數日本兵大敗
於我國者三處而熊峙為首云公之守梨峴與麾
下孔時億魏大奇黃璞等同誓殉國而率步卒三
十餘人往探錦山賊夜半候望者報有兵馬聲自遠
漸逼公方梳髮賊果至公與孔時億等及家奴壽伊
殊死戰公脚中丸血滿靴猶不覺奮擊猶意平日所
不能彎之弓軟如粥給矢者三四人猶不及而拇指
傷破不省其痛射不暫已一矢能貫數賊中者皆立

死賊敗遁走有零賊若干猶未退公欲殲盡無遺一
賊潛伏放丸中公額麾下士昇公還同福路經全州
州之士女持壺將酒而爭迎體察使松江鄭相公采察
衆議權差益山郡守兼上道助防將聞于行朝
即為真冬討京城賊至水原沙坪遇賊與戰諸將皆
退公獨被圍皆言公必被害過三日潰圍而出我
國戰馬之在賊陣者亦取來其在圍中賊知為名將
欲生得令兵不放丸也以其功超拜忠清道助防將
癸巳三月特拜忠清兵使移陣安城拒竹山賊賊敗
北領兵尾擊至尚州之赤巖又大破之六月與倡義
使金千鎰慶尚右兵使崔慶會金海府使李宗仁復

離義兵將高從厚等入晉州而宣務郎梁濟亦從焉
公謂倡義曰皆入城中若無外援其勢甚孤置我為
外內外相援則萬全之計也倡義儒者未知兵略不
以為然公慨然先入是月十四日清正合諸酋數十
萬發自東萊直向晉州列陣於開慶院及鄉校前路
等處而百道攻城公令諸將分守各壘巡城往來隨
急救之賊乘夜附城大喊而進聲震天地公奮劍大
呼曰今日吾得死所矣力戰卻之賊於東門外築土
為邱上作板屋俯視放丸公親負土石對築高邱用
大砲破之且城一隅圯公先士卒身親負土城遂得
完而滾下大石碎擊城之倭射以火箭燒柵中之賊

東草灌油且焚櫃中之倭而殊死以戰積屍相枕公
俯視城下曰今日之戰可謂大捷積屍中有一倭放
丸中公左額遂卒公之忠烈智勇為諸將最一城依
重及卒軍情恟懼城陷之日節度使崔公慶會與倡
義使金公千鎰登直隴石樓上崔公有把酒誓死之句
其詩曰直隴石樓中三壯士一杯笑指長江水長江之
水流滔滔波可渴兮塊不死因赴水而死脫歸者言
黃公若存城必不陷蓋陷城之日即公卒後習日也
議者言公之貞忠壯烈與李舜臣郭再祐當鴈行云
後 贈爵議政府左贊成謚曰武愍立祠于晉州而
賜額曰彰烈安享于南原而又 宣額曰旌忠復

其家旌其間特命不祧錄用子孫浦渚趙相公翊
為之狀曰公之才勇忠義求之古人竊恐近於岳武
穆允庵宋先生時烈作謚狀曰公所以基國中興
之偉績者大矣取功定次孰與高下者真公之謂矣
則安公所歎憤事諸臣未有闔門避位以謝其罪而
錄功之際專用愛憎有功者不錄云者真是實語也

張忠毅公實錄

公諱潤本木川宣傳官應翼之子也嘉靖壬子正月
九日生於順天以武進因父職出監泗川當壬辰之
變攝陞晉陽牧直隸石城陷之日力戰而死之精忠義
烈炳烺人耳目盡發於諸先輩文字有曰身長八尺

勇力絕倫姜瞻隱沆之言也代攝州事城中從喜義
氣自信安牛山邦俊之言也捍禦孤城衝犯賊壘糜
身鋒刃不思偷生柳西崖成龍之言也黃進中丸而
死以張潤代為大將城中倚以為重李白汝恒福之
言也浦渚趙文孝撰黃兵使狀曰公及張潤取補力
戰為諸將首及在圍城賊百道攻之而隨方禦之無
不摧破八日之中凡數十合而合則殺賊無數及卒
而城陷然則城之屹然不可拔者皆二公之力也其
戰勝而無敗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允菴宋文正立
公傳曰晦翁嘗褒尚鄭威愍曰虜人分兵西關所向
降下無不如意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

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隣援四絕
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勵遂隕其生而不悔是見危致
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矣今張公可
謂有是矣公之廢尚 宣廟癸巳 贈貳卿丁未因
道 啓立本院 仁廟己丑旌其閭 肅宗壬戌士
林又祠于順天丙寅 賜旌忠額戊戌加 贈大司
馬 英宗辛巳 宣忠毅謚 正宗乙巳 命不祧
錄用子孫云

崔兵曹參議公實錄

公諱琦弼字圭仲系出全州始祖阿高麗門下侍中
平章事謚文成公生龍生登文科至正庚寅以持平

為慶尚道按廉使至三世斯泌文科司僕寺正生得
涇入我 朝文科行郡守 贈刑曹判書第二子孝
良以功 贈刑曹參判寔公之高祖也會祖崙僉正
祖承甄進士考凝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密陽孫
氏護軍蘭友女戶參公卜居于晉西茶芳谷每指家
後山曰山勢高截而特立吾子孫必有忠武而立節
者又嘗夢天降四珠祥光滿懷及生四男命以琦而
皆顯達時人謂之四顆寶珠長琦衍行全州判官
贈工曹參議次琦衍行泰安郡守季琦準行明川府
使公其第三也公以嘉靖壬戌四月十一日未時生
生有異質岐嶷石磊落夙成如巨人才行兼備動止儼

然力參公嘗曰昌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年至四五口
授文字一聞輒記七八歲因涉經史文學日就讀至
孟子威武不能屈之語即若有契悟處擊節歎曰大
丈夫行事當如是彼庸碌者顧何人哉聞者聳然咸
以為遠大之器不幸早喪怙恃居憂之節一如成人
哀經不暫脫而日隨伯仲氏居於聖室每至晨昏笑
泣過哀鄰里感傷稱之以孝童公之伯仲季皆以武
顯及服闋或勸公舍文就武公曰要速遠而就武本
出於安陽奉檄之意而今尚奚為仍挾詩書晝夜講
誦與兵守吾堂憫河松亭受一河滄洲愷吳思湖長
為道義之交時輩以崇文尚禮目公 朝廷以行誼

除叅奉後遷司籙養奉事至晉州判官公無求進意退
居于州西白雲洞築茅數架晝夜自娛以舊居子山
之名揭于顏蓋濂溪寓號之意也及當壬辰之亂賊
騎蹂躪八路尾解獨晉之壘石山城賴判官金公時
敏以死守之董文一髮其明年癸巳賊酋清正兵又
到晉陽勢若豕突而官義兵單弱不能格城將不日
陷遠近士民率皆驚竄山谷惟恐後時而公獨慨然
出涕曰晉陽一城即天寶之睢陽此城若不保三南
從而不能支矣且賊忿前之不得志必欲屠之官兵
既不能救而為士民者又皆鳥鼠竄而已則是無此
城也養賊之鋒再驚 陵闕則為臣子者義安在哉

吾世受 國恩不可草間苟活乃措備弓矢率家丁六十餘人冒乃八城官義諸將士素聞名見其至喜曰此人至此城守矣當此波蕩之日奮不顧身特為民士倡義士哉遂相與誓死共修戰守之具六月二十一日賊大至圍城三匝水洩不通自此數百戰公斬馘極多公之餽餉士卒尤極誠實所部士皆歡呼樂赴死所以戰多捷及軍糧罄盡外援不至陰雨連旬城西北隅三版一時崩頽諸軍急救之而賊奮死闖入劔戟如霜火丸如雷公身先士卒冒刃血戰斬首亦多而是時黃兵使進張牧使潤先已中丸而死我軍已折右臂矣強寇滿城孤軍自潰設奇而不及

矣搏戰而無救矣於是知事不可為泣語諸將士曰本為死守此城以報 國今不可及等死耳義不可污於賊鋒遂北面四拜與倡義使金千鑑義兵將高從厚等一時赴死於南江之水是日城遂陷萬曆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公享年三十二歲以遺衣冠葬於州西加西里山岱洞負兌之原後以淑夫人馮川韓氏附夫人大璞女文正公彪後也有淑德克配君子及早寡而鞠幼孤有教法婦道母儀為一門閨範公志氣倜儻器局峻正與人不苟合氣節自勵讀書精通大義不拘拘於章句之末而要以實踐為期事父母則孝處兄弟則友律家而有法居鄉而有義敬

以自牧而和以接物外不崖岸內不畦畛而人惟恐
或犯於皮裏陽秋也蓋其愷悌之中自有嚴毅之容
如此每對士友討前史至於古人殉身立節處未嘗
不慷慨流涕其臨難不渝之志平居之素所蓄積也
故晉介湖嶺為賊衝在戎為必守在彼為必爭而賊
之自平壤敗歸也恨前之失志合兵別攻投鞭江斷
踢靴城倒官兵不敢進 天將不肯救士民四散無
一應募而公獨以六十家丁自募而赴視死如歸而
思欲隻手障狂瀾也苟非平素蘊抱之有自則安能
臨危授命如此哉雖城孤黑子援絕虺蜥終亦折而
不救然其所摧敗亦足相當而賊亦自此挫銳不敢

復窺湖南則公與諸公一死之力夫豈淺歎哉亂定
後 國家嘉其節義為之立旌忠壇於山城而並享
其同時殉節諸臣後十二年乙巳錄宣武原從二等
功臣後又二年丁未觀察使鄭賜湖與節度使金太
虛謀建祠宇而 啓請額號即 賜彭烈之額
肅廟丙寅觀察使徐文重與節度使李基夏統制使金
世翊治石請文於吏曹判書李敏叙立碑於直隴石樓
前

英廟庚申節度使南德夏惜其或闕 褒贈 啓以一
般殉節之狀而請之後三年癸亥牧使李齊聘又以
通于政院領相金在魯奏之各 賜褒贈於是公有

兵曹參議之 贈矣公從子竹塘公濯又當丙子亂
奉使虜庭致節死之兩世忠義 朝家哀榮之典備
至而既劄於兵燹又突以鬱鬱彼濟之以世世早世可
攷文蹟收拾無人聞揚先烈之道尚此闕如今當七
十垂死之日竊恐其愈久而益泯謹次家傳若不遺
蹟參之忠烈記以搆家狀一道以俟夫當世大君子
秉筆者采擇焉

崇禎後三甲壬寅清和節五世孫柱國追慕謹識不
勝感泣之至

墓碣銘并序

蓋當龍蛇之亂為 國家效忠烈者非止一二而惟

晉陽城殉節為最著者茅山崔公即其一也用是
朝家贈兵曹參議以褒之士林享彰烈祠以崇之而
其七代孫重臨又欲顯刻於墓道屬余為一言得不
樂道字謹按公諱琦弼字圭仲全州崔氏也高麗門
下侍中平章事謚文成公阿為鼻祖歷按廉使龍生
司僕寺正斯波至我 朝郡守 贈刑判得涇 贈
刑參孝良寔為公高祖曾祖崙僉正祖永甄進士考
廷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密陽孫氏護軍蘭友女
參判公嘗指家後特立者茅山曰吾子孫必如之又
夢天降四珠果連舉四男皆顯達公以第三生於嘉
靖壬戌四月十一日身岐嶷夙成七八歲已涉經史

文學日就讀孟武至威武不屈之語擊節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早失怙恃守制如成人鄰里聞哭泣聲皆感傷之以孝童稱公兄弟皆用武顯公獨挾詩書晝夜讀與吳守吾備河松亭受一河滄洲燈吳思湖長相講磨朝廷嘉其行誼授密秦後遷司藥奉事室晉州判官公不樂仕結數架於於州西白雲洞揭茅山號以寓不忘舊居意及壬辰倭大搶八路瓦解獨晉之直隸石山城賴判官金公時敏得保明年癸巳賊兵又壓城將陷公慨然奮曰無此城三南從而不能反賊之再驚陵闕必矣即率家丁冒刃入城為死守地血戰多斬首未幾被十匝圍援絕糧盡黃兵

使進牧使張潤皆中丸死公知事不可為義不污賊鋒遂北面四拜與倡義使金千鎰義兵將高從厚並投南江乃萬曆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享年纔三十二以遺衣冠葬於州西山岱洞召兌原淑夫人沔川韓氏耐焉公倜儻峻正與人不苟合讀書通大義務實踐事父母處兄弟居鄉黨咸盡其道與士友討論前史見古人立懂處未嘗不慷慨流涕蓋其熊魚之辨素定於胸中者如此故雖當地墮天傾之時而視七尺如秋毫欲以隻手障狂瀾甘為薙粉而不辭是非精忠烈氣直與日月爭光能如是乎亂定後朝廷命立旌忠壇於山城並享其同時死節臣又錄

宣武原從勲二等既建祠又賜彰烈額前後臬司
閩帥暨銓相諸公並致力於闡揚之道觀於臺榭前
碑文亦可知已豈但贈職暨尸祝為然哉韓氏文
正公彪後大璞女也有淑德婦道母儀俱備生二男
洙別提瀛將仕即洙二男振立斯立一女柳寅亨瀛
三男仁厚從厚以厚曾玄以下不盡錄銘曰
國之所賴者忠忠之所勸者同然生而為長城者其
激人衷猶不若死而為長城者之尤為功也蓋觀夫
自公輩死晉陽城中湖南北以及關西東莫不慕其
風爭奮忠以守其封吾故特書之以詔無窮焉
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晉陽鄭宗魯撰

朴兵曹參議公實錄

公諱承男字君直密城君陟之十四世孫精勇將軍
成進之十三世孫判典板寺事密川君原之十二世
孫寶文閣大提學密陽君允文之十一世孫文科三
陽之十世孫大將軍思漢之九世孫門下侍中世詰
之八世孫文正即重豪之七世孫府使滅之六世孫
通德即松赫之五世孫成均進士仁之曾孫右副承
旨慶國之孫嘉山府使命哲之子也公生于密陽南
面花山村為人雄健性又剛明博涉經籍兼好兵略
時稱偉人

宣廟二年戊辰始登仕行慶陵參奉癸酉行大邱判

官涖任之後秉心公亮奉公以誠賑民施惠為官三
載民頌其德當於魯夷之變公與其弟承立起義於
密陽因馳入晉陽與本州判官金公時敏戮力攻賊
以保城障癸巳六月城陷之日與金公千鎰崔公慶
會諸義將姜希悅等十餘人戰於城之東壘賊圍百
匝城浸三版力盡矢竭攜手痛哭北向四拜赴水而
死旋忠 賜額并享于晉州忠烈院 贈通政大夫
兵曹叅議焉 又錄宣武原從二等功臣矣

張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胤賢字汝亮 皇明庚申二月十五日卯時生
于晉州西面北坪里配星山李氏興安君濟之後曇

之女也系出丹陽太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
謚忠獻號圓蔭貞弼之後丹山府院君孝元十二世
孫領議政丹山伯號清溪夏十一世孫戶曹判書子
忠七世孫慶尚右兵使友良六世孫 贈戶曹叅判
彭老之子也公早事文章志節又慷慨有文武才以
萬曆癸巳六月二十九日殉節于晉陽城時年三十
四噫當時島夷虺吞豕食 國步日蹙惟公以白衣
倡義遏賊入城同事只知天下有大義而不知有身
托六歲兒於家兄胤祚出系子甫文策匹馬率一家
僮剛難臂弓手勾與金太白河濟兩人共力守城自
任江淮保障時倡義使金千鎰右兵使崔慶會牧使

張潤皆推以先鋒一城將士無不稱其忠憤也一髮孤城賊勢充斥而冒刃爭死勵氣巡城退却兇鋒者不知其數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洪李男等領兵來赴而皆曰衆寡相懸不如退保公坐金子鑑帳中責讓不聽只以一心報君之意策勵諸公時受圍日久蟻援不通公有詩曰願逐張巡化厲鬼蓋知其事無奈何也九盡矢竭因上軍咒屋以瓦擊賊而尸滿城下公與金子鑑崔慶會高從厚等皆同日殉國於戲壯武公之將死也北向四拜招剛難曰吾死於此汝則跳出急歸保吾六歲孤兒剛難行未十步見主公逼鋒還入抱尸而同死賊鋒之下公之妹許義

男之妻亦為賊所逼一面向地罵不絕口又死於賊鋒之下噫一門之內何其忠與烈也是故晉陽誌有一家三綱之記處士金聖運撰有曰臣死於國妹死於夫奴死於主一家三綱今古罕有云云公之子爾武以平生慕親之心不事科業遺書子孫不兼棺槨且以文行名於世也萬曆三十五年以壬辰殉節錄宣武原從功臣同享于晉州彰烈院而賜額焉

英

廟十九年癸亥特

贈戶曹佐郎遣禮官改板致祭

又有慰安

御製文敘遮江淮張許已準之句禮官

又有詩承

命酌靈彰烈祠神濟濟肅將儀晉陽

從古多名節 聖代樹風永有辭 嗚呼公之堂堂忠
義已顯於 國乘院額而又有諸君子所撰許多文
字故略綴其辭而述焉 恩津宋錫璟謹跋

梁肅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濟字濟夫南原人也有自安以隱逸薦至安東
大都護府使是為公之曾祖生佐即佑生順陵叅
奉益祥即公之先考而娶南陽洪氏生公於 大明
嘉靖庚戌八月二十九日生而異凡及長容貌秀偉
精力絕人侗儻慷慨博通經籍兼通孫吳韜略孝於
事親禮以接人每見古人殉義立節之事必擊節欽
艷曰快哉人之一死不若是正大明白豈可謂丈夫

人乎哉非素所蓄積於中而根於天性者其能是乎
屢登鄉解不中十九投筆事弓馬竟登虎榜筮仕至
內禁衛將辛卯丁外憂喪葬如禮制無所遺憾當壬
辰倭奴之寇亂聞 變輿播越龍濟失聲痛哭良久
拔劍斫素曰吾當斫賊之頭與此案同即欲趨扈
行在而以衰麻中未果服闋後遂決意南下取頭髮
及手足瓜甲裹與二子元吉德吉曰吾已服闋不赴
國難而殲 君父之讎則 聖恩難報今日乃吾
效命之秋汝輩慎勿以汝父為念謹守先墓則吾為
國家之忠臣汝為吾家之孝子豈不美哉因率家
僮數十直向晉州從倡義使金公本營兵使崔公忠

清兵使黃公協謀同心贊畫方略事之巨細無不同力戰之大小莫不盡瘁殺賊甚衆善御士卒能致死力崔黃二公常曰某為列將之最巡軍警賊之策專以委任賊每以奸險之誅期欲陷城諸公使公備禦得全者數而崔公黃公每每稱善軍務無不使之總督以故為二公之親信不幸黃公沒後翌日城圯賊蟻附而上公以長槊刺賊殺十餘人上直壘石北向四拜勵聲大呼曰小臣力盡城陷未報君父之讎而死因赴水而殉焉

金吾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太白字繼仙龍宮人謚之子生於嘉靖庚申

自幼文章才氣似青蓮父因名焉與諸兒遊戲束草排陣人以為有將者風稍長通經義兼武藝當壬辰倭奴之亂聞賊犯固城與張胤賢率家僮里丁百餘人入晉州以奮義敵愾自請為守門之將先修守禦之具六月賊果大至圍城三匝諸軍士皆恐懼失色公舉止安閒登門樓有時鳴琴吹笛軍中恃以為安與判官金公時敏同心協力擊逐賊兵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其明年癸巳賊酋清正忿前之不利趕到合兵進攻陷城公潛身內城門內射賊無數弓折矢竭揮劍而登軍器屋上撒尾打賊賊砲齊發抱二賊投水而死上賜祭同時殉節人曰一世

同生一日同死忠貫日月氣作山河八享于晉州彰
烈祠公五世孫重元字應三 贈叅判尚琛之子也
當 英廟戊申熊亮之亂不勝慷慨裂裳作戎服毀
鉏鑄兵器自願從軍軍卒父母妻子莫不欄道而笑
公警飭曰男兒死得其所死亦榮矣因以壬辰丙子
兩亂立節諸人等事死履曉喻軍心激勵倡義先登
擒致賊魁叅揚武原從勲事在河東誌

孫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承善新羅孝子有埋子得鐘之異而官太子舍
人封月城君順之後高麗大匡司徒封廣理君兢訓
二十一世孫高麗榮祿大夫征北大將軍陞拜司徒

移封密陽君斌九世孫曾王考忠順衛曦祖考忠順
衛蘭友考通政大夫翊公生于州西德山臺下洞官
叅奉狀貌奇偉身長八尺且有才勇大過人矣當壬
辰島夷之亂人皆身竄而獨有殉 國之志家事付
之於季弟承孝卒聚勇健自作一隊奮身入城與諸
義將並力守城賊圍城三四晝夜交攻久在壘圍外
無援兵雖盡忠血戰矢盡力竭而束手無策城陷之
日遂北向四拜先殺妻子乃自刎而死焉亂定後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與諸公並享于晉州彰烈祠
英廟丙寅追 贈承旨仲弟承義登武科方在圭簿
當壬辰之亂從招諭使鶴峰金先生同下嶺右駐節

于高靈與諸沫收率散公之卒分拒星州高靈往來
之賊矣星峴之戰力戰而死之後 贈兵曹正郎八
享于忠州忠烈院矣 英廟丙寅 贈兵曹判書

姜百曾佐郎公實錄

公諱熙復字敬夫其先晉陽人也父司猛守仁祖牧
使自明曾祖監司允範六世祖正憲大夫東北面都
巡問使准伯也萬曆辛酉八月十三日寅時生于昇
平里露豹伏庭人歎異兆幼而穎悟勇略絕倫八歲
能通孝經亦喜弓箕每自稱大元帥也十歲丁外艱
十八歲丁內艱并以廬墳三年人嘉至孝嘗覽伏波
傳至馬革裹尸浩歎久之建壬辰夏倭賊熾八嶠南

人民渙散無一拒賊可謂唐之河北二十四郡也公
是時年三十一恥為全軀之徒奮不顧身遂倡起義
旅公素無兄弟但有二子長曰銀素次曰銀綜托於
妻家曰善養此二兒以繼後嗣即發家僮與隣里子
弟略得軍伍擬條犬羊之穢馳赴金松菴沔松菴大
喜曰公吾一臂也相與運籌破屠島夷軍聲大起時
鶴峰為招諭使褒 啓龍灣 行在癸巳春夏金公
以任大責重憂恐成疾而卒鶴峰又忽易箆 天兵
尚未踰嶺倭酋清正合諸酋兵十萬六月十四日再
寇晉州公躍馬馳來謂諸將曰晉密通湖南迭為唇
齒若棄之去縱賊長驅則禍中湖南莫若并力以遏

諸將不應多有散去之意公張目叱之曰孔曰殺身成仁孟曰捨生取義諸君不聞耶今大盜臨城何忍棄去乎諸將聞之莫不踴躍思奮公有卒三百餘合諸義將兵及本州兵民凡六七萬人分堞守之人皆以死自誓賊前鋒入州公先策馬走城中人謂公公去俄而斬數賊而來城中鼓噪蹈舞天將聞之歎曰姜公一身都是膽也賊進薄城下公曰賊勢如此遣死士未救於官軍令幕下林遇華縋城而出行未五里為賊所擒自後內外阻絕蟻援莫得于時天大雨城一隅頽圯賊大喊爛入金俊民戰死賊秀家等投書欲講和公答云我國戰死而已賊大怒東西門

外結竹為柵豕突而入公力戰為賊所擒罵不虛口遂北向再拜而死六月二十七日也噫諸義將明白死節不止一二獨公發謀堅守蔽遮湖南豈非睢陽之巡遠耶至於就死笑着鴻毛實是平原之真卿也建祠忠烈奉享凡三十一位其九位即公也英廟朝廢將殉節贈通德郎戶曹佐郎上之三十二年辛卯四月日朔寧崔仁老謹識

李兵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宗仁字仁彦全州人我定宗恭靖大王玄孫郡山守全孫之孫兵使龜琛之子也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七月初九日生于京城及長

狀貌奇偉身長八尺早喜弓馬出則彎弓馳馬入則
誠孝父母名滿鄉閭萬曆四年丙子登武科別試
拜宣傳官年二十七至辛卯臘月除金海府使莅任
半年府內無事人民頌德有明府來何暮之歌翌年
壬辰當倭寇之變公聞晉州判官金時敏中賊丸死
不勝憤氣歎曰晉陽即南方大陣不可不守遂促率
其兵先入臺石城中收聚散亡之卒竭力捍禦城中
士女凡六七萬人時晉陽節度使崔慶會倡義使金
千鎰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將高從厚泗川縣監張潤
等將兵入城公喜而迎之與黃公進握手相歎曰當
此變時同城相遇天之助也豈無一喜一悲哉蓋公

與黃公同庚而又同虎榜平日情誼無異兄弟也相
與圖事防賊豈出奇計人皆以死自誓矣癸巳六月
二十日賊兵圍城三面砲聲動地旗幟蔽野公與黃
公擊卻之翌日賊攻城西北時久兩城一隅潰賊潛
來穴城兩公力戰斬賊千餘人賊遂退黃公將視戰
地賊丸中左額而死公哀痛不已以錦帛收屍夜三
更挾屍體飛身出菁川野麻田中掘坎土殯削木書
之曰忠清兵使黃進屍體在此金海府使李宗仁表
還入城中諸將咸曰將軍之勇義重且壯哉軍中推
張潤代進謀軍事旋又戰死賊又入西北隅牧使徐
禮元惶恟先走賊酋昔宗老等壅水灌城水滿城中

後三日東草為人夜半以投城中諸軍大潰公搏戰
救之勢無奈何金千鎰父子高從厚父子崔慶會梁
山瑋等投南江而死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力盡而
死公獨仰天歎曰久在圍城內乏將卒外無援兵凶
賊未掃城陷身凶難雪千秋之恨奮劍突入勢若風
霆隻身單槍亂斫賊徒賊奔潰而死者不知其數及
其城陷倭卒遂犯城中公力盡將死登直隴石樓北向
再拜腋二倭酋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投水
死云寔乃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時公享年四十三
其壯烈崑勲赫赫凜凜於百世矣 宣廟朝勲在一
等名傳麟閣而表以鐵券功著金石宥子宥孫億萬

垂後宣武原從功臣錄初 贈兵使追 贈判書因
設旌忠壇於立節戰地 萬曆丁未慶尚監司鄭賜
湖 啓聞請額彰烈祠辛丑兵使崔鎮漢以公之府
使行職累次 啓達請 贈職其後癸亥又 贈嘉
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禁府事嗟夫公之始終忠
節光爭日月氣作山嶽西崖柳先生成龍陳情表文
又在公之元勲實錄焉

補遺

謹按陷城日記同時殉節殆六萬餘人而三十
一賢皆俎豆焉至若八節士亦同時立殪而獨
未與焉無乃故兵相崔公鎮漢 啓請朔祠之

時未及博考而然耶是未可知已今六賢後裔
聞院誌之列表示其實錄仍附于左

尹兵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鐸字聲遠坡平人高麗壁上功臣大匡太師莘
達之後我朝佐命功臣坡平君謚昭靖坤之六世
孫也自少氣宇宏偉智勇迢倫恒有慷慨倜儻之志
宣廟乙酉登武科官至訓練副正龍蛇之變倭寇充斥
列鎮瓦解公奮然有敵愾之意倡率義旅往會忠憂
堂郭先生于龍淵與沈大承沈紀一同聲合勢遮截
鼎津或擊或逐賊不得衝突終成江淮保障之功當
癸巳六月公以三嘉代將領兵赴晉陽之亂時賊將

平清正憤年前累敗於此城率沿海諸倭大舉入寇
倡義諸軍皆逗遛不敢櫻焉賊塞江蔽野圍城百重
八日而城遂陷公乃北面四拜而告于天曰臣家世
世受國恩不能討賊復讎今力屈不能支惟以死
報之矣遂與金千鎰黃進崔慶會諸公從容就義焉
上聞之特贈兵曹參判立壇于龜石城中以祀之靖
亂之初廟貌未成而享儀多闕故子孫權奉位牌以
歸尚未還奉焉

以公之忠勇節義已有聖廟成
命而建祠之後尚未還享可慨

金工曹判書刑曹判書兩公實錄

公諱介字執中號新巖慶州人新羅大輔公諱閔智
二十八世孫敬順王諱傳之後也麗朝仁王時

趙匡之亂與金富弼立大功封金寧君時興逮于我
朝潤達官至兵判碩崇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玄
孫莫傑生公于州南永縣蓮花峰西第家傳詩禮世
守忠貞而公稟質木訥氣宇寬洪難染污濁幾濟羣
芳左右佩用忠孝為銘而苟日新焉故曰新巖子淵
杰早歲預得連字繼述幼而成文壯而投筆肖德有
常厥猷無倫操慮之規模無愧於天人而賴而不墜
矣 萬曆戊子登武科庚寅秋島夷猖獗八域叫擾
鳴吠不寧公戒其孫德連曰生逢 聖代妙年何世
日暮途窮老將奈何歛袂北望事難遙度且汝已許
身報 君不忠賊也臨戰無勇罪也老不死於 王

事則豈為人臣之道乎出身公辨熊魚於談笑輕鴻
毛於死生壬辰之歲倭自泗川鐵城屠晉陽人皆為
窟鼠而公倡義成聚扶攜從軍朝受於省山之鋒暮禦
於葛峙之路擊斬數十級鈞懸倭頭奮然直入於豎
石陣大呼曰義兵將金介云一軍皆驚焉及于癸巳賊
再舉入寇圍城三匝公與兵使崔慶會諸公同心料
事以死報 國而血戰八日斬倭甚衆諸義將皆嗟
嘆異之以忠勇許之矣城孤力綿外無援兵賊大叫
豕突諸軍崩潰公遂與其孫德連及諸義將金公崔
公高公北向四拜而同時立殪焉亂靖後錄宣武原
從功噫公之五世孫尚建當 英廟戊申之訏一國

金公傳
三十三
泐沸奮起忠義挺身激勵直赴居昌立功振旅而還
特蒙通政之恩一門三忠輝映簡錄而不幸而不
得聞于朝矣今上丙戌追蒙二品之贈故
附此而詔後焉

宋展力副衛公實錄

公諱健道字中道系出礪山壺山君惟翊之後也壺
山君之曾孫曰松禮謚良毅良毅公之子曰瑞封厲
良府院君食邑三百戶謚正嘉正嘉公之子曰樞有
子成吉成均進士寓居于晉州之南進士之孫曰致
世即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宏偉器局超倫動靜言
行皆中節度而家居事親克盡誠孝為閭里之所觀

感者甚多矣當宣廟壬辰公方在廬墓時倭酋清
正等大舉入寇列邑不守人民鳥竄公雖欲倡義而
以哀麻未也及服闋謂其子國平曰吾以忠賢之裔
世守節義之業而當此社稷危迫之際豈可惜身
偷生乎因進墓庭拜告由而笑募聚家僮萬玉輩
四十餘人自作義旅一隊與國平邀擊倭賊斬馘十
餘級力既盡而日又暮矣父子俱入于石潏谷公謂
國平曰吾將入城汝則還家以保門戶可乎國平泣
而對曰父而投死子焉圖生公笑曰汝意如此可謂
忠孝兼至矣遂同入于真石城中佐策於判官金公
時敏幕中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之賊軍聲大振

每臨陣交鋒公獨身先士卒累立奇功而勇冠一軍
由是金公甚喜其得人也不幸金公中丸而殞餘孽
未掃至于癸巳之夏諸道之賊憤前之不利於晉陽
合勢再圍一丘孤城勢如壓卵時倡義使金千鑑忠
清兵使黃進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諸
義將血戰捍禦公之父子亦與焉黃公中賊丸而死
越四日城遂陷諸義將皆赴水而死公奮然力戰斬
數倭力盡而死之國平仰天大笑曰天乎天乎為人
臣而君之仇未報為人子而父之仇未報生且何為
遂隻劍赴賊而死寔六月二十九日也噫父子併命
偉忠大節猗歟盛哉後錄宣武原從功父子咸蒙

贈展力副衛兼司僕而子孫寒微不能顯揚先祖之
烈加廢之典尚此稽晚雖忠貫日月節重丘山而獨
漏於院享故特附于此繼又至公之四世孫汝澄當
英廟戊申熊亮之變時年二十四亦以白衣倡率義士
與昆陽郡守禹夏亨同赴居昌所沙之戰竟樹卓功
振旅而還上聞之特授通政嘉善嘉義三加資宋
氏之一門三忠於戲美哉

朱忠孝堂實錄

公諱武清字汝愚號忠孝堂貫熊城始祖環中國人
八世至晦菴又三世至潛號清澤宋季見主和與門
第六人始出東為中祖歷四世至悅仕高麗號竹樹

先生又五世至淳精為仕高麗季戶部尚書又一世
至重雲為我 太祖開國功臣又六世至希參當
宣廟朝龍蛇之亂倡義累發累捷宣武原從一等功
臣 贈嘉義大夫漢城左尹是公之考貞夫人全義
李氏僉使希哲女是公之妣也 宣廟丙辰生公于
慶州大里洞自幼氣力雄勇志槩偉礪癸未登武科
不營宦進專意奉親甘旨温清靡有不盡戊子行加
背梁權管公之資稟英異學問贍備於家於 國既
孝既忠武名儒行人所寡仇適當壬癸之變收烏合
之衆戰鬪遠近爰至晉州與泗川縣監鄭公得說率
五千五百軍至東城下與兵使柳公崇仁并為殉節

自 朝家立三忠碑于晉州特 贈內禁衛將五衛
衛都摠府都摠管焉

朱中樞公實錄

公諱夢龍字雲中號龍巖貫熊城始祖環中國人八
世至晦菴又三世至潛號清溪宋季見主和與弟六
人始出東為中祖歷七世皆仕高麗至子精為我
太祖開國功臣熊城君子瑛進士子夏副正子序監
察子軾 贈善山府使子應豪 贈左承旨子滉
贈戶曹參判是公之考以 嘉靖癸亥九月二十五
日子時生公于泗川獐川里第前三日獐川水渴是
夜參判公夢青龍飛入室瑞雲擁屋故命名與字焉

自幼氣力雄勇志槩偉確十二三坐超十丈博通羣
書十五投筆二十一登武科不營宦進專意奉親甘
旨溫清靡有不盡亥二月丁外憂三月丁內憂葬以
禮祭以禮衰經血淚廬墓三年 萬曆庚寅得神劔
於卧龍山龍巖上始為宣傳官癸巳春除金山郡守
時郡已陷於倭到即招集奮揚威武賊不敢逼是時
紅衣將郭公軍聲大振公揣摩機勢慨然有廣濟之
意疏辭本職馳往會之為裨將應賊所在累發連捷
至如靈山之戰以匹馬單劔冒入賊陣脫郭公於重
圍而出賊不敢交鋒火旺之戰積薪於火上誓以不
勝則自燒清正惧而宵遁因而追擊斬獲甚衆秋風

之戰以孤軍遇大敵直衝中堅鏖比擊大破砥山之
捷為搃兵率禮之捷為搃兵設奇遇賊郭公之計而
奮擊殺賊是公之力也又嘗遺書鄭公起龍激其忠
義結交姜公德龍與為聲勢軍中號為猛虎嶺南之
稱曰三龍豈徒然哉每捷之功皆歸於主將而不自
為有靖亂後除柔遠鎮節制使辭不就旋陞嘉善追
榮三世於是歸卜晉州作五貪銘五雞銘以自警以
裕後噫公資稟英異學問贍備於家於國既孝既忠
武名儒行人所寡儔而崇執謙讓官止中樞退老林
間優閒自樂真可謂明哲保身者也 崇禎癸酉十
二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一墓在晉州相谷長子仁

達字義守守門將丙子原從功臣有錄卷

鄭石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大輔晉陽人忠莊公卒之後也生而卓異有能當萬夫之勇當壬辰島夷之變八路充斥一道屠戮公奮起草莽單槍匹馬直入晉陽與判官金公時敏同心贊畫以百雉孤城能拒數十萬之倭而不幸癸巳天不助順大雨崩城六萬諸人多數義將一時并殪亂定初特立旌忠壇以祀而以公之功烈未得上聞而褒揚之典尚此稽晚其後百有餘年幸其子孫之呼籲又得道儒之呈狀自朝家特贈石曹參判焉

宋石曹參議公實錄

公諱恂字維則南陽人遠祖諱瓌飛朝明下侍中勳封南陽君子諱寅號杏亭又號松邨恭讓朝官至左議納我太祖受禪屏居松京杜門洞後挈家遷于高靈縣太宗朝累被徵不就與牧圃陶三隱為道義之交著杏亭詩二絕行于世出東賢寶鑑及杜門洞遺事三傳而至諱順孫成均生負受學於寒暄金先生門燕山朝辟地入與陽西湖邨居之自號西湖散人遊跡不仕鄉黨稱瀛洲夫子子孫回家焉考諱承周仁廟朝舉孝行除箕子殿叅奉所居室對植雙杏從遊明下者稱杏陰先生有子八人曰仁義禮智惇恬忠粹各以字義依銘各成其才

時人謂之宋氏之八龍長內禁衛將二內禁衛將三僉
使四承旨孝思亭五梅窩六司直七判官八 贈叅議
公第其五也嘉靖丁未六月十五日生孝友純至氣節
剛毅好讀書家熟於西湖廣義洞環植梅花自號梅
窩居士若將終身焉每與諸從子德駟等讀書至張巡
傳擊節諷誦不能自已或方夜月明爰讀諸葛武侯出
師表輒至泣下曰人臣之義當鞠躬盡瘁後已 宣朝
朝島英言甚不遜 朝廷簡文武才不次擢用者公居
三除太常僉正壬辰四月 大罵西幸以本職乞巡漢
陰李相國素聞公名辟為從事自遼還除藍浦縣令已
而 特旨除唐津縣監赴任以討賊為己任茹蓄財糧

儲米一庫曰將以為勤 王用翌年癸巳賊酋清正連
兵陷州郡公曰嶺南為賊窩窟其勢長驅兩南盡覆則
社稷無中興之望盡勦此賊然後治兵入勤末為晚也
於是倡義湖西募壯士二百人與兵使黃進等會兵宜
寧戈闖至星州是時清正將寇晉州官軍義兵皆退縮
不敢進公與金千鎰建議曰 王室興復之本湖南在
耳晉陽若失是無湖南也湖南若殘是無中興根本也
遂與海美倅鄭名世結城倅金應健等馳入晉州賊圍
之急公與沈友信等把守東門東門最早下故軍中別
以忠勇之士守之黃進死城中無固意公益勵忠憤以
勵壯士之疲倦者城中倚重焉及晉州收張潤死知事

去公命從子德驍等總城出寄書於家兄曰伏惟情有
莫切事有不己以莫切之情值不己之勢則寧得罪於
忘家之私無得罪於為國之公去歲日海蠻之亂不
得載親到官定省日曠榮養無路為人子者日夜痛心
銘骨又緣節度府義檄來到即與之同仇誓討凶賊以
故分心賊窟勦破後宗國可保母親可養擬自倡起
義旅轉戰至嶺南宜寧縣進遇賊鋒連戰破之弟之設
心將從此路棄官歸覲矣不意賊首清正不自戢悔合
諸酋兵三十餘萬直趨晉州以只滅奮憤為言而只攻
晉州之說乃并噬湖南之古謀也與諸義士入晉城為
死守之計保晉之計即保湖之心也保湖之心即保

國家之本心也湖南若破國家無中興根本也國
家無中興根本則就何地而省親乎際何日對諸兄
乎捨賊不勦更將承突是遺君親於虎狼之口是以
不得決歸式至于此日矣雖然弟以庸才叨領官軍
事有靡盬之責身無將母之道徒增陟屺之情莫慰
嗟季之心朝出而不還尚有倚閭之望况不見已三
載乎噫嘻痛哉目今箭雨孤城鴻毛殘命兩全忠孝
古人所難西望慈天五內如焚但念死國之義重
全家之恩輕既以身許國誓與城俱亡只冀吾兄
誠孝兼有謨烈雖際患難必能保全母親幸以婉辭

善慰母心待 國家匡復之日收吾骨於真石樓下
泛子之歸略陳微悃時公泛子德驎 德駟在晉州一夕與結城倅
金應健登門樓金先吟曰疎星殘壁集千人誰是霧
雲與萬春公應聲曰君能以身期許遠安知悞也不
為巡東門為兩所圮賊躡入城諸義士皆集真石公
獨在東門及矢盡劔折乃以竹槍搏賊及竹槍盡折
連呼海美倅鄭名世曰天耶時耶東門義兵今無一
人事將奈何奔往真石賊縛致至清正清正欲屈之
公竅立不動罵曰爾雖鱗介豈不聞大唐有張巡乎
男兒死耳不可以不義屈目奮身縛盡絕賊大駭亂

斫之至死罵不絕口賊相謂曰真義士也別瘞東門

外立表書曰朝鮮義士宋悞之死即六月二十九日

也出 宣南中興誌及 趙西山亂中雜錄唐津親兵幾皆戰死獨軍校

金之金匿於砲廊中潛識公死處即開瘞斃之歸初

窆于唐津後改葬于本縣大石峴癸坐之原唐津民

聞公死皆會哭伐石東門外序其在官政績殉義顛

末繼而銘曰有斐君子夙夜奉公憐孤恤獨恩均德

豐二百義士實泛我公一尺短碣萬古貞忠出 唐津誌夫

人具氏綾城具諱之女聞晉城陷以猶子德駿託之

諸叔曰善保此兒無絕忠臣之後遂嚙指題詩于壁

曰晉水淡二統真石將軍殉國節為榮忠臣家有忠
臣妾賴與忠臣以死生遂絕粒而歿鄉隣莫不流涕
出與陽誌噫亂定之初 特立旌忠壇以祀而以公之功
烈未得 上聞而廢揚之典尚此稽晚其後百有餘
年縣監朴公宗正查報監司李公書九狀 啓判書
閔公鍾顯回 啓 正廟丁巳 贈戶曹參議配
贈淑夫人而公從子鈞隱公德躬又當丙辰建雷之
亂以慶尚左兵使殉節于富寧府而 贈兵曹判
書并 命旌閭曰獲忠一烈之門文敬公宗先生燮
箕樞獲忠神道碑

守門將朴公行錄

公諱世項字元亮緇出密城三韓壁控都大將軍郁
後也密直君彥仁十一世孫也四門進士必文曾孫
也江湖逸士成奉孫也學生仁孫子也忠孝清儉自
其世業而公生而聰明異於凡兒見者擬以大人器
及長尚氣節有風度不事產業業於弓馬膂力絕倫
武藝超衆而竟以業捷科官至守門將性本磊落不
肯沉淪於下僚辭官歸鄉日與同志把酒談笑而及
其酒酣輒撫節慷慨曰丈夫生世上有 明君下有
賢臣邊塵不驚至化隆洽身為聖世之逸民耕而食
鑿而飲固所心也若夫一治一亂干戈匝域瘡痍遍

野君父辱而社稷危矣則奮身州閭提尺劍赴賊陣
死而不悔者臣子之職也遠夫龍蛇之間倭寇大至
八路屠戮而晉之一州寔三南咽喉之地則賊固有
必陷之計而我國所必守之地也故癸巳六月賊
酋清正合諸酋兵自釜山向晉時倡義使金千鎰忠
清兵使黃進慶尚右兵使崔慶會來據城中公以不
滿百之義旅往赴而守城攻賊一與相濟是月二十
八黃公中丸死翌日城陷金崔二公皆投南江公亦
赴水同死而亂平錄宣武原勲後錄楊武三等之勲

樂書

從錄下篇

卷之四